五禮通考

1062
32

門口 12
號 1062
卷 32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五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李本徐總督直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

吉禮八十五

宗廟時享

蕙田案祭義云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是故君子合諸天道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此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四時之祭所由昉也虞夏及殷散見於詩書傳記者其禮意略可概見自姬公定制所謂郁郁乎文者蓋莫盛焉惜禮經燔沒高堂生所傳儀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有司徹三篇

此係明治卅八年八月諸同人於悼山田一郎君藏齋贈

僅大夫士之禮而天子諸侯宗廟之禮亡矣故漢志即有推士禮而致於天子之譏昔朱子嘗欲以二禮及注疏所言折衷以為天子祭禮書未及成門人黃勉齋楊信齋自致齊而祼獻而饋食以至加爵徹俎旅酬旋爵飲之儀為經傳通解續規模稍備然經文但載注疏而百家之說未錄行禮雖有節次而闕畧之處尚多其中朝踐饋食九獻三詔薦血爓祭割牲燔燎加籩卒爵先後彼此之岐異同疑似之辨衆說紛紜淆然錯出明儒邱氏濬大學衍義補嘗言古禮今世雖不能盡行然三代聖王制作之深意亦不可使其泯滅不存乞詔儒學之臣參考編類別為一書以補六藝之闕遇國家有稽古禮文之事於此得以考據使聖賢精神心術之微儀文度數之詳不至於墜地是蓋天地間一盛典詳哉切切乎其言之今以周禮為綱及儀禮所載大夫士之禮與夫戴記之禮運禮器郊特牲祭義祭統明堂位諸篇及諸儒義疏有補于禮者推類而求尋其脉絡析其條理綴輯成篇自始迄終俱有歸宿庶幾不失朱子遺意而歷代時享沿革及唐宋元明儀注詳列於後俾古者天子諸侯祭禮畧可考焉

周禮春官小宗伯掌四時祭祀之序與其禮肆師以四時序其祭禮記祭義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

怠怠則忘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樂以迎來哀以送往故禘有樂而嘗無樂（注）合于天道因四時之變化孝子感時念親則以祭祭曰祠非其寒之謂謂悽愴及怵惕皆為感時念親也霜露既降脫秋字迎來而樂樂親之將來也送去而哀哀其亨不可知也（疏）此節明孝子感時念親四時設祭之意禘陽之盛也嘗陰之盛也陰陽氣盛

周氏諝曰一歲之內天時有四而宗廟之祭亦有四故舉春以見夏舉秋以見冬殷人有大禘則小禘為春祭之名周人一禘而已則祠為春祭之名

祭統凡祭有四時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注）謂夏殷時禮也礿禘陽義也嘗烝陰義也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盛也故曰莫重於禘嘗古者於禘也祼爵賜服順陽義也於嘗也出田邑發秋政順陰義也故記曰嘗之日發公室示賞也草艾則墨未發秋政則民弗敢草也（疏）此一節明祭祀之重禘嘗之義人暑故為陽盛嘗者陰之盛也者以嘗祭在秋之時陰功成就故為陰盛冬雖嚴寒以物於秋戒故不得以冬烝對夏禘

郊特牲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陰陽之義也凡飲養陽氣也凡食養陰氣也故養陰氣也故春禘而秋嘗春饗孤子秋食耆老其義一也而食嘗無樂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聲凡聲陽也

祭統禘嘗之義大矣治國之本也不可不知也明其義者君也能其事者臣也不明其義君人不全不能其事為臣不全夫義者所以濟志也諸德之發也是故其德盛者其志厚其志厚者其義章其義章者其祭也敬祭敬則竟內之子孫莫敢不敬矣（疏）此一節明祭祀之重禘嘗之義人君若能明於其義可以為民父母

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注）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以禘為殷祭詩小雅曰礿祠烝嘗于公先王此周四時祭宗廟之名（疏）此一節論夏殷天子諸侯大夫四時祭宗廟之事春曰礿者皇氏云礿者薄也春物未成其祭品鮮薄也孫炎曰礿者新菜可礿夏曰禘者皇氏云禘者次第也夏時物雖未成宜依時次第而祭之秋曰

嘗者白虎通云嘗者新穀熟而嘗之冬曰烝者烝者衆也冬之時物成者衆孫炎云烝進也進品物也　注蓋為夏殷祭名者以其祭名與周不同故以為夏殷祭名其夏殷之祭又無文故稱蓋以疑之此云春祠而郊特牲云春禘者鄭彼注云禘當為禴從此為正祭義曰春禘鄭注直云夏殷禮不破禘字者以郊特牲已改禘為禴故於祭義畧之從可知也云周則改之春曰祠夏曰礿者案宗伯云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又知周以禘為殷祭者案公羊傳曰五年而再殷祭又春秋經僖八年秋七月禘於太廟是禘為殷制殷猶大也謂五年一大祭引詩小雅者是文王之詩天保之篇謂文王受命已改殷之祭名以夏祭之禘改名曰礿而詩先言礿後祠者從便文嘗在烝下以韵句也

蕙田案以上五條皆以禘為春夏時祭與周不同注疏家皆以為夏殷祭名然不可考矣

周禮春官大宗伯以祠春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鄭氏鍔曰祠春禴夏嘗秋烝冬之享時祭之名也禮不豐不殺所以稱時有以少為貴者有以多為貴者春夏以蕃苗而奉祭祀時物方生可獻者寡故春以詞為主夏以樂為主而已尚詞者為物不足以言詞道意也尚樂者陽氣浸盛以樂由陽來也此所謂以少為貴也秋冬以獵狩而奉祭祀百物既登可獻者衆故秋以薦新為主冬以備物為主馬嘗者物初成始可嘗于是而薦新也烝者物畢皆可烝于是而備物也此以多為貴者也

司尊彝春祠夏禴秋嘗冬烝

詩小雅天保吉蠲為饎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

傳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公事也　疏若以四時當云祠禴嘗烝詩以便文故不依先後此皆周禮文自殷以上則禴禘嘗烝王制文也至周公則去夏禘之名以春禴當之更名春曰祠故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度宗廟之祭春曰禴夏曰祠秋曰嘗冬曰烝祫為大祭於夏於秋於冬周公制禮乃改夏為禴禘又為大祭祭義注云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曰祠是祠禴嘗烝之名周公制禮之所改也若然文王之詩所以已得有制禮所改之名者然王者因革與世而遷事雖制禮大定要亦所改有漸易曰不如西鄰之禴祭鄭注為夏祭之名則文王時已改言周公者據制禮大定言之耳公事釋詁文

汪氏克寬曰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此周制時享之定名也詩云禴祠烝嘗蓋取咏歌之叶韵耳其非有異也

春秋桓公八年公羊傳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

爾雅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烝

春秋繁露四祭古者歲四祭四祭者因四時之所生熟而祭其先祖父母也故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此言不失其時以奉祀先祖也過時不祭則失為天子之道也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礿者以四月食麥也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烝者以十月進初稻

也此天之經也地之義也

蕙田案以上周四時之祭名

春秋昭公十五年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

汪氏克寬曰周官祠禴烝嘗為四時之祭左氏傳曰禘於武宮是以禘為四時之祭蓋見經書禘于莊公遂例以為禘而惑耳考之王制春曰礿夏曰禘此蓋夏殷之祭名與周不同蓋周更時祭之名而後禘為大祭也然有事武宮乃春祠之祭曷不以祠祭之名書而止曰有事蓋祭之日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乃變文而書之以著其失也

蕙田案此條係祠祭

易萃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注居萃之時處于中正而行以忠信故可以省薄薦于鬼神也

正義曰孚乃利用禴者禴殷春祭之名也四時之祭最薄者也

既濟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注牛祭之盛者禴祭之薄者居既濟之時而處尊位物皆濟矣將何為焉其所務者祭祀而已祭祀之盛莫盛修德故洛汭之毛蘋蘩之菜可羞於鬼神故黍稷非馨明德唯馨是以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也

周禮夏官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如蒐之濛獻禽以享礿注茇舍草止之也夏田主於祭宗廟之夏祭也冬釋舍軍有草止之法夏田主於祭宗廟者陰陽始起象神之在內疏以草釋茇以止夏一陰生是陰陽在內故神象之而行祭也此祭因田獵獻禽為祭若正祭自在孟月

蕙田案以上三條禴祭

詩魯頌閟宮秋而載嘗夏而楅衡注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

周禮春官肆師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注芟芟草除田也古之始耕者除田種穀嘗者嘗新穀此芟之功也卜者問後歲宜芟否

春秋桓公五年左氏傳始殺而嘗注建酉之月陰陽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于宗廟

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注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既戒日致齊御廩雖災苟不害嘉穀則祭不應廢故書以示法

襄公二十八年左氏傳十一月乙亥嘗於太公之廟慶舍涖事麻冕為尸慶隻為上獻

禮記祭義仲尼嘗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以

數已祭子貢問曰子之言祭濟濟漆漆然今子之祭無濟濟漆漆何也子曰濟濟者容也遠也漆漆者容也自反也容以遠若容以自反也夫何神明之及交夫何濟濟漆漆之有乎反饋樂成薦其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君子致其濟濟漆漆夫何慌惚之有乎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注當秋祭也親謂身親執事時也慤與趨趨言少非孝子所以事親也此皆非與神明交之道也天子諸侯之祭或從血腥始至反饋是進熟也薦俎豆與俎也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豈一端言不可以一槩也禮各有所當行祭宗廟者賓客濟濟漆漆主人慤而趨趨

蕙田案以上五條當祭

周禮夏官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入獻禽以享烝

書洛誥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注歲是成王元年正月朔日特告文武封周公也案周頌烈文序云成王即政諸侯助祭鄭箋云新王即政必以廟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則鄭意以朝享之後特以二牛告文武封周公之後與孔義不同

春秋桓公五年左氏傳閉蟄而烝注建亥之月昆蟲閉戶萬物皆成可薦者衆故烝祭宗廟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注四時者四時祭也疏數之節靡所折中是故君子合諸天道感四時物而思親也祭必于夏之孟月者取其見新物之月也裘葛者御寒暑之美服士有公事不得及此四時祭者則不敢美其衣服益思念親之至也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夏五月丁丑烝穀梁傳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注春祠薦尚韭卵夏祭曰礿薦尚麥魚秋祭曰嘗薦尚黍脯冬祭曰烝薦尚稻鴈無牲而祭曰薦薦而加牲曰祭禮各異也失禮祭祀例日得禮者時定八年冬從祀先公是也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大廟月者謹用致夫人焉論無違禮

汪氏克寬曰周官祠礿嘗烝為四時之祭是已改之春秋常祭不書書必有譏如桓公八年春夏兩以烝書者譏其不時而且黷如桓公十四年八月嘗本得其時蓋因其壬申御廩災越四日乙亥嘗譏以災餘之粟祭為不敬也如昭公十五年春二月有事于武宮蓋春祠也如宣八年夏六月有事於太廟即夏禴

也祭得其時于祭無譏故不書名止云有事所以書者一則譏宣公以仲遂之喪猶縗而萬入去籥是忘大臣之哀一則譏昭公以叔弓之喪簚入而去樂卒事是殺宗廟之禮其取義各有所重也

襄公十五年冬十有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平公即位烝于曲沃注平公悼公子彪曲沃晉祖廟烝冬祭也諸侯五月而葬既葬卒哭作主然後烝嘗于廟今晉踰月葬作主而烝祭傳言晉將有溴梁之會故速葬

薰帤案以上七條烝祭

中庸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邱氏濬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此兩言者仁人孝子不忍其親而萬世奉親思孝之要道也

右時享名義

禮記王制天子犆礿祫禘祫嘗祫烝

程子曰歲四祭三祭合食於祖廟惟春則徧祭諸廟

陳氏澔曰祫合也其禮有二時祭之祫則羣廟之主皆升而合食於太祖之廟而毀廟之主亦與焉天子之禮春祫則特祭者各於其廟也禘嘗烝皆合食

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

陳氏澔曰南方諸侯春祭卑則夏來朝故闕禘祭西方諸侯夏祭卑而秋來朝故闕嘗祭四方皆然

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嘗祫烝祫

陳氏澔曰犆礿礿非有異也變文而已祫嘗祫烝祫亦然諸侯所以降於天子者禘一犆一祫而已言夏祭之禘今歲犆則來歲祫祫之明年又犆不如天子每歲三時皆祫也

陳氏禮書君子以義處禮則祭不至於數煩以仁處禮則祭不至於疏怠慢褻於霜露之既降怵惕生於風雨露之既濡此所以有四時之享也然四時之享皆前期十日而齋戒前祭一日而省眡祭之日禮交

動乎上樂交應乎下自再祼以至九獻其禮非一舉
自致神以至送尸其樂非一次以一日而歷七廟則
日固不足而强有力者亦莫善其事矣若日享一廟
前祭視牲後祭有繹則彌月之間亦莫既其事矣考
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
各於其廟合享同於太廟王制曰天子犆祫祫祫
嘗祫烝諸侯礿犆禘一犆一祫是天子春犆而三時
皆祫諸侯亦春犆而秋冬皆祫其異於天子者禘一
犆一祫而已禘一犆一祫而嘗烝皆祫是始年再祫
次年三祫也天子言犆諸侯言礿犆礿天子言祫禘
祫嘗祫烝諸侯言嘗祫烝祫此特變文而已非有異
也鄭氏曰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孔
穎達曰皇氏以為虞夏祫祭每年為之又云三時祫者夏秋冬或一祫焉案
禘祫志云祫于秋于冬于夏則夏商三時俱殷祭皇氏之說非也其言皆無所據楚茨之詩始言以往烝
嘗終言神具醉止儀禮大夫三廟筮止丁亥之一日
而言薦歲事於皇祖禮記云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
則會羣神於烝嘗而具醉者祫也合三廟於一日而
薦於皇祖者亦祫也嘗禘所以仁昭穆亦祫也祫有
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之祫時祭小祫也士虞禮曰薦此祫事則時祭謂之祫宜矣三
年之祫有時祭小禮有大禮小禮嘗也大禮
夏秋冬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
祫爲小祫矣禮記曰大嘗周禮曰大烝則春祠爲小
禮矣蓋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已及於毀廟之
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又曰祫於太廟祝迎四廟之
主夫天子旅酬止于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
祫而何

天學衍義補邱氏濬曰古者天子七廟天子以一人

之身而於一日之間徧行七廟之禮雖有强力之容
肅敬之心非獨心力有所不逮亦恐日力有所不給
矣昔季氏以大夫行一祭事日不足而繼之以燭他
日子路與祭略其煩文然質明行事猶至晏朝而退
夫以大夫行一祭猶且許時況天子以燕安之體具
冕服祼饋乃於半日之短晷行九獻之盛禮而欲一
日七舉行雖强力之匹夫有所不勝也況萬乘之尊
哉世儒泥古而不通變因王制此章有祫祭名之
誤遂以此爲夏殷之祭夫禮合於義適其時斯可行
矣尚何殷周之拘況七廟之制商已有之周承殷後
已從其廟制之數則其所行之禮安知不相沿襲哉
本朝歲五祀皆合享於太廟雖不拘拘於古而自與
古意合云

書益稷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
韶九成鳳皇來儀疏此舜廟堂之樂徵子之命云作賓於王家詩頌徵子
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
謂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之後唯指丹朱也王若不
文而言故唯指丹朱也王者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
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是賓同者推先有德
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之

右時享牲祫

禮記郊特牲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祭用氣也
注尚謂先薦之爓或爲腊疏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者尚謂貴尚其祭祀之時
先薦用氣物也血腥爓祭用氣也者此解用氣之意血謂祭初以血詣神於室腥
謂朝踐薦腥肉於堂爓謂沈肉於湯次腥亦薦於堂祭義云爓祭祭腥而退是也
今於堂以血腥爓三者而祭是用氣也以其並未孰故云用氣也正義曰言先薦
者對合享饋孰爲先也此虞氏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皆謂四時常祭也若其
大祭祫周人仍先用樂也故大司樂云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鄭云先奏
是樂以致其神而後祼焉推此言之虞氏大祭亦先作樂也故鄭注大司樂引虞
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簫韶九成鳳皇來儀此宗廟九奏之節
此虞氏大祭與周同樂九奏夏殷大祭雖無文或當與周同熊氏以爲殷人先求
諸陽謂合樂在灌前周人先求諸陰謂合樂在灌後與降神之樂別熊氏又云凡
大祭並有三始祭天以樂爲致神始以煙爲歆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地以樂爲
致神始以埋爲歆神始以血爲陳饌始祭宗廟亦以樂爲致神始以灌爲歆神始

（首上）以腥為陳饌始義或然也案禮宗廟之祭先薦血後薦腥而云宗廟腥為陳饌始於義未安也

明堂位有虞氏祭首（注氣主盛也）

陳氏禮書祭以右手凡祭必於脯醢之豆間特公食大夫有司徹祭於上豆之間以豆數多故也祭之尚肺周禮而已若有虞氏則祭首夏后氏則祭心殷則祭肝以時異則禮異也

方氏慤曰有虞氏祭首尚用氣故也氣雖有陰陽之異要之以陽為主耳首者氣之陽也

蕙田案此虞氏時享挼祭之禮也禮書謂儀禮少牢舉肺祭肺三皆切之舉肺一者尸之所先食者也祭肺三者尸與主人主婦之所祭者也祭肺三皆在尸俎而舉肺各於其俎故儀禮尸俎作俎以至主婦佐食賓長兄弟宗人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之俎皆離肺一則祭肺三者施於尸主人主婦之挼祭也皆離肺一者自尸至公有司食之也周官太祝隋釁令鐘鼓小祝大祭禮贊隋守祧既祭藏其隋儀禮士虞祝命佐食隋祭特牲祝命尸挼祭之尸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佐食授主人挼祭主婦則佐食挼祭少牢尸受肺與黍同祭于豆間主人佑受佐食挼祭坐祭之主婦亦受佐食挼祭祭之鄭康成謂下祭曰隋則隋與春秋傳所謂隋成之隋同周官與士虞作隋少牢與禮記作綏特牲作挼其實一也隋祭所以祭鬼神之物猶生者之飲食必祭也而尸與主人主婦皆有是禮則尸既舉奠而綏祭祭神食也主人受酢而

綏祭祭尸食也周人所祭莫先于肺則有虞氏之所祭莫先于首其義一而已矣

泰有虞氏之尊也（注泰用瓦）（疏考工記云有虞氏尚陶故知泰用瓦）方氏慤曰泰司尊彝謂太古之尊著殷尊蓋彼名其質此名其義也

蕙田案經文下云山罍夏后氏之尊著殷尊周犧象禮器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疏罍尊在阼謂夫人所酌也犧尊在西謂君所酌也熊氏云此謂諸侯時祭所用之禮據此觀於諸侯而天子之禮可知觀於周之犧象而有虞氏之泰尊其用於時祭之禮有虞氏之兩敦（注黍稷器）蓋宗廟之獻尊也

陳氏祥道曰敦者簠人之厚也方氏慤曰兩敦若內則所謂敦周官所謂敦是矣釋者以為宗廟之器焉陸氏佃曰敦亦簋也蓋設以對故謂之敦

蕙田案此有虞氏宗廟時享盛黍稷之器觀於下文四璉六瑚八簋可知蓋三代相承而漸增其數也

俎有虞氏以梡（注梡斷木為四足而已）（疏有虞氏質未有餘飾故鄭知梡有四足而已）方氏慤曰梡者斷木為足無餘飾也苟完而已

蕙田案此有虞氏宗廟俎豆之制也經言俎而不言豆周獻豆方氏謂獻若周官所謂再獻之獻此言獻豆則俎為祭祀之俎可知觀于周而有虞氏豆則俎為祭祀之豆耳據此豆為祭祀之

可知也

有虞氏服韍（注）韍冕服之韠也舜始作之以尊祭服（疏）虞氏直以韍為韍未有異飾故服韍易困卦九二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故鄭知韍為祭服

蕙田案此有虞氏時享之祭服也論語曰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韍冕蓋韍則承虞之制而致美則加飾焉經所謂夏后氏山罍以山畫於韍而成文也朱子謂韍冕皆祭服則虞氏可知矣

〔路史〕帝堯作七廟以享先祖祭以其氣迎牲殺於庭毛血詔于室以降神然後樂作所以交神明也帝舜踐天子之位春祠夏禘秋嘗冬烝所以報本反始也

〔通典〕有虞氏四時之祭名春曰祠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其祭尚氣郊特牲云血腥爛祭用氣也法先迎牲殺之取血告於室以降其神然後用樂而行祭事其祭貴首

蕙田案以上虞書及禮記三條有虞氏時享宗廟之禮樂也祭法有虞氏祖顓頊而宗堯蔡氏書傳引蘇氏說而定爲神宗堯廟詳見廟制門是有虞廟享之祖考也虞賓羣后助祭之諸侯書言受終文祖格于文祖格于藝祖皆因事告祭其禮簡此言時享其禮繁故特著虞賓助祭之盛朱長孺謂祖考下繫虞賓則考者堯也若舜祭其祖考而丹朱在位是與商之孫子侯服駿奔何異其言最爲有識書周頌清廟專言多士顯相對越駿奔以明享祀之美觀于虞賓二句則其時於穆肅

雍之氣象恍然可思也虞賓稱在位羣后曰
德讓等級隆殺又秩然不淆典謨之體要如
此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乃堂上升歌之
樂大戴禮所謂清廟之歌一唱而三歎郊特
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周禮太師大祭祀
率瞽登歌令奏擊拊小師登歌擊拊其升歌
清廟之制本於此矣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乃
堂下之樂郊特牲所謂匏竹在下周禮太師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朄小師下管擊應鼓其
間歌之樂儀禮鄉飲燕禮所謂笙入三成周
禮笙師共其鐘笙之樂眡瞭凡樂事播鼗擊
頌磬笙磬其間歌之制本於此矣簫韶九成

此合作之樂周禮大司樂大合樂以致鬼神
祇又曰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是九變
之樂即本於九成之韶無疑也始終條理節
序分明廟享之樂莫備於書之所言矣郊特
牲血腥爓祭用氣也案廟享之禮莫先于薦
神有虞氏尚氣先殺牲以血詔神詩所謂取
其血膋記曰血毛詔於室舉一血而羶燔燎
羶蕭之事該之矣次薦腥禮運所謂腥其俎
舉一腥而割牲羞俎豆之事該之矣次薦爓
祭義所謂爓祭祭腥舉一爓而朝踐薦獻之
事該之矣至於明堂言祭首則尸與主人授
祭之禮也泰則獻酒醴之尊觀于尊而五齊
三酒可知也兩敦爲盛黍稷之器則饋食之

禮具矣組以梡則陳饌之儀具矣敦則祭服之制隆焉此皆虞氏廟享經文之可據者蓋夫子刪書斷自唐虞孔子稱殷因于夏禮則夏因于虞禮可知虞禮不可見而見於書者憂擊鳴球一章其禮樂聲名之盛已令人莫可思議兼之郊特牲明堂位而器服尊俎又有可推者如此則止廟享一事其信乎足以啟三王而承五帝也夫

觀承案經文簡括無所不包虞書此篇及禮記三條其義原是如此直以讀者鹵莽則失之得此推闡詳明而融貫爲一有虞氏一代之禮容樂節直已了了可數方不負聖賢作經之深意耳

論語禹吾無間然矣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

蕙田案致孝鬼神而言飲食則其爲時享薦獻饋食可知矣

禮記明堂位夏后氏祭心（陳氏禮書夏非不祭肺也以心爲主而已）

方氏慤曰二代各祭其所勝夏尚黑爲勝赤故祭心心于色爲赤故也必各祭其所勝者明非有所勝則不能王天下而無以致孝于鬼神矣

蕙田案此夏享祀隋祭之禮蓋承乎虞而改革者也方氏慤曰夏后氏尚黑其亦用牡可知故書言湯用元牡而釋者以爲未變夏祀也

夏后氏尚明水（疏夏后氏尚質故用水）

右虞廟享

方氏慤曰明水陰鑒取水於月得之於天者也

蕙田案二條夏后氏享祀之牲醴

山罍夏后氏之尊也注罍猶雲雷也

方氏慤曰山罍即山尊也禮器亦謂之罍尊非謂諸臣所酢之罍也以山罍為尊因謂之罍尊亦猶以壺為尊因謂之壺尊

蕙田案據上下文言此當為夏祭祀之獻尊詳見前

爵夏后氏以琖琖爵並以爵為形琖以玉飾之

陳氏禮書考之爾雅鍾之小者謂之棧晉元興中剡縣民井中得鍾長三十四寸銘曰棧則棧卑而淺矣夏爵命之以琖蓋其制若棧然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柄其尾也有足而尾命之以爵蓋其制若雀然也琖象侯用之則僭矣故記曰琖斝及尸君非禮也

方氏慤曰夏殷未承以爵而亦通謂之爵者自周始然耳若所謂一升曰爵夏則一升曰琖殷則一升曰斝也不然則由周以前止有爵之名由周以後又有爵之形也

蕙田案此夏享祀之爵陸農師謂琖以齊言琖先王之器也唯魯與二王之後得用焉諸侯不知然者盎齊亦或謂之棧酒其說與禮書同未知是否然其為祭祀所用無疑

灌尊夏后氏以鷄夷注夷讀為彝冬至祼用鬯夏祭祀則修之

柯氏翼鷄彝者或刻木為鷄形而畫鷄於彝故謂之鷄彝或明水烏彝盛鬱鬯皆彝黃彝義亦然

陳氏禮書尊之為言尊也彝之為言常也尊用以獻上及於天地彝用以灌施於宗廟而已故尊於祭器獨名尊彝籍設曰有動而不廢撫之以彝器藏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則彝之為常可知矣鷄者司辰之始則陰盛而陽微祼所以求之陰故夏后氏以之方氏慤曰灌尊所以實灌鬯之尊也夷以對險夷者道之常故孟子引烝民之詩變彝為夷者以此

蕙田案祭之屬莫重於灌而夏殷之制見於經者唯此一條可證宗廟之灌不始於周而自夏已然夏因虞禮并不始於夏蓋唐虞之時已然也

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注龍龍頭也疏此灌尊所用之勺龍勺龍陽中之陰也淵潛而為仁以澤萬物故夏以之

方氏慤曰勺
用以酌酒者
陸氏佃曰龍勺
以能施為義

薰田案此夏時享灌酒之勺

夏后氏之四璉

陳氏祥道曰璉者
黍人而不絕者也
陸氏佃曰四
璉黍稷稻粱

薰田案此夏后氏廟享盛黍稷之器

俎夏后氏以嶡（注嶡之言蹙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疏謂嶡足開有橫似有橫蹙之象）

夏后氏以椇豆

方氏慤曰椇豆未有他歸以
不為柄若蜡氏之椇而已

薰田案二條夏享祀之俎豆

夏后氏山（注山取其仁可仰也）（疏）罇（注損其常服以盛祭服）（疏正義曰鄭元注此云罇是祭服之衣冕其冠

論語禹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

也左傳晉侯以黻冕命士會亦當然也黻蔽膝也祭服謂之黻其他謂之韠侯以韋為之制同而色異歸各從裳色黻其色皆赤蔽下以深淺為異天子純朱諸侯赤亦大夫赤而已大夫以上冕服悉皆有黻故禹言黻冕左傳亦言黻冕但冕服自有尊卑耳此禹之黻冕則六冕皆是也

薰田案二條夏享祀之黻冕

又案夏后氏祭禮于經最畧今據此各條推之矣宗廟以為隋祭而祭血祭腥爓祭之類統
之祭心以為隋祭而祭血祭腥爓祭之類統
牲體為敬而尚黑尚明水舉之矣尊罍爵玭
可徵九獻之文四璉俎豆以證黍稷庶羞之
用黻冕以彰祭服之美隱隱乎致孝鬼神之
事歷歷可想也益上以承唐虞之盛而道殷
周之先路矣

右夏廟享

詩商頌那猗與那與置我鞉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傳烈祖湯）

有功烈之祖也　箋奏鼓奏堂下之樂也烈祖湯也以金奏堂下諸縣以樂我功烈之祖成湯

朱子詩傳記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牲即此是也

劉氏瑾曰凡聲屬陽故曰樂由陽來
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
朱氏公遷曰臭未成未用灌也味未成未用牲也滌蕩者動而發散之義樂所以動其和而散之于外也

湯孫奏假綏我思成　箋湯孫太甲又奏堂上之樂弦歌之

何氏楷曰奏即奏樂以通之於烈祖也陳澔云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音之感無間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黃佐云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如周人取蕭祭脂亦於未祭之前以此求神於陽也陳澔之說非也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格者又烈祖已焉綏我思成信哉其綏也歟觀思成之說可以見祭祀之理

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湯孫穆穆厥聲　箋嘒嘒然和也平正平也依倚也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周尚臭殷尚聲

王氏安石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上之樂諧也

黃氏震曰樂以悅神故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以侈言其樂之美如飲食云乆芯芯芬芬以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神非自誇也

庸鼓有斁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傳大鐘曰庸

朱子詩傳上文言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

濮氏一之曰鞉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子玉藻者武舞也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
舞乃二舞之總名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序
劉氏瑾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六未入前王祼下奠以降神一獻也后亞獻二獻也尸入薦血腥後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熟毕王酌盎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迄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酳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后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酳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
朱氏公遷曰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鼓既戒鼓鼗淅尸亦其一徵也
何氏楷曰嘉客謂二王後及諸侯來助祭者蔡汝楠云於虞曰虞賓在位於商曰我有嘉客於周曰我客戾止聖人御世皆考賓國之化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嚴氏粲曰先民猶言前人作承上文謂作樂也言聲樂之盛非今日始作之乃古昔之時前人所作也

顧子烝嘗湯孫之將（踰王制祭統言四時祭名皆云春礿夏禘秋嘗冬烝注以為夏殷祭名是烝嘗為時祭故云念我殷家有時祭之事而來也若然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故春禘而秋嘗注禘當為礿字之誤也王制云春礿夏禘鄭引王制夏殷以正特牲之文則特牲所云食嘗無樂是夏殷禮矣此云烝嘗則是秋冬之祭而上句歲陳辭樂者此經所陳總論四時之祭非獨為秋冬發文直此烝嘗之言為韵耳縱使嘗實無樂而礿有之故得言其聲樂也且禮文殘缺鄭以異於周法者即便推為夏殷未必食嘗無樂非夏禮也箋以湯孫為太甲故言太甲之扶助傳以湯為人之子孫則將當訓為大不得與鄭同也王肅云言嘉客顧我烝嘗而來者乃湯為人子孫顯大之所致也

何氏楷曰李本云嘗秋祭烝冬祭祭以秋冬為備故言祭者必舉烝嘗以見其餘焉思按烝嘗者謂烝繼嘗而舉知此乃冬祭也是也

〔序〕那祀成湯也（疏那之詩者祀成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衍樂先祖如周頌我將祀文王但述祀時牛羊肥腯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鍾鼓管磬之類歐陽氏修曰商人作頌以為祀湯之樂歌也成湯創業傳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

烈祖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箋功烈之祖成湯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平

范氏處義曰言烈祖而云嗟嗟以簡樸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于文矣

何氏楷曰清者潔清之義酤說文云一宿酒也徐鍇云謂造之夜而熟若今鷄鳴酒也酒只用一宿而成者亦見商人尚質處

呂氏祖謙曰儀禮載祭祀燕享者每始言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定即飫平之謂此所謂既載清酤亦有和羹皆言祭之始也

劉氏瑾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夫禮少牢饋食皆曰羹定鄭氏曰無禮大射儀公食歐陽氏修曰既載清酤賚我思成謂以清酒祼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

范氏處義曰清酤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有次第也

酸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無疆

何氏楷曰酸說文云至也此即雍人陳鼎之事中庸誤引作奏與湯孫奏假同文朱子遂謂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酸此恐不然彼言奏假此言酸假明是異字何得混酸為奏乎凡祭則雍人必先陳鼎鼎所以為烹牲體之用也今自鼎初至之時而即皆能秉其肅敬靡有諠譁又各執其事不相奪倫絶無交侵職位以有紛爭者此非主祭者之精專於假廟何能使助祭者人人顧化若此

故中庸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也

蕙田案何氏據說文解𠬜字與毛鄭朱傳異考上文言清酤則祼獻之事該之矣言和羹則薦腥薦熟之事該之矣此言𠬜至則移鼎入陳之事該之矣似何氏爲確實靡有爭三字亦有歸着蓋雍人所陳之鼎非一進退安設易有諠譁侵位之事也

約軧錯衡八鸞鶬鶬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享降福無疆

嚴氏粲曰諸侯來助祭者其車以皮纏約其軧又有文錯之衡其八鸞之聲鶬鶬然和以此格神以此享神我時王受天命廣大天降以康安之福使豐年黍稷之多穰穰然也

歐陽氏修曰上言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享于神也下云來享者謂神來至而歆享也

蕙田案約軧錯衡四句言廟中助祭之諸侯也自天降康四句言受嘏之事也大雅既醉篇公尸嘉告鄭箋曰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小雅天保篇君曰卜爾萬壽無疆鄭箋曰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楚茨篇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勑永錫爾極時萬時億鄭箋云祝致神意告主人使受嘏既而以嘏之物往予主人儀禮少牢嘏辭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與汝孝孫來汝孝孫使汝受祿於天宜稼於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何氏楷曰卿大夫嘏辭以宜稼于田爲詞則天子嘏辭之旨可知矣今案自天降康豐年穰穰即楚茨時萬時億儀禮宜

稼于田之意降福無疆即天保萬壽無疆之
意來假來享即神嗜飲食芯芬孝祀之意其
爲工祝致嘏之事無疑若如諸家之説則降
康降福兩句似主人自頌自讚未免落空無
着

顧子烝嘗湯孫之將

黄氏佐曰上既曰賚我思成矣曰綏我眉壽黄耇無疆矣此又曰顧我烝嘗何也蓋祖考雖享而孝孫之心未敢必其享也故又致其丁寧之意如此何氏楷曰此二語雖與那篇結語相同而意微有別彼重在孫字謂以一氣感通也此重在烝嘗二字謂我于烝嘗之禮相繼舉行其時時勤于祭祀如此當爲列祖之所鑒念也

序烈祖祀中宗也

輔氏廣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則專言樂聲至烈祖則及於湆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

蕙田案此詩序以爲祀中宗朱傳以爲祀成湯何元子又以爲高宗肜祭成湯之詩細玩詩詞以爲祀中宗則烈祖爲大戊矣但烈祖之稱已見那詩不應兩祖而同一號以爲祀成湯是矣但泛言之則於義似混故何元子復有肜祭之説然亦無據令案輔氏之説較爲自然合兩詩觀之似于祭享之次序恰有合處蓋那之專言樂聲則商人尚聲詔告天地之間爲始祭求神之事也嘉客夷懌亦是在位之初聞聲感動于時在廟之人莫不思齊肅以承祭祀故有温恭朝夕執事有恪之語尚未實指助祭駿奔之事蓋朝踐以前氣象烈祖篇接言烈祖申錫而詳及酒醴腥熟

移鼎受嘏皆饋食一節及以後事而助祭者亦實著其執事靡爭之義焉商人時享之禮文獻無徵今所存者唯此二篇可以摹擬當時之情事以此而推輔氏之說固未可以輕議也

元鳥天命元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輔氏廣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其德之類乎祖也龍旂十乘大糦是承助祭者皆備車服奉黍稷也

序元鳥祀高宗也 箋祀當為祫 疏毛無破字之理未必以此為祫或與殷武同為時祀但所述之事自有寬狹耳

李氏樗曰此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為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大抵言布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祀高宗而指武丁者

蓋以諱祀神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

蕙田案鄭箋以此詩為祫祭改祀為祫疏以毛意與殷武同為時祀今兩存之詳見祫祭門

殷武撻彼殷武奮伐荊楚深入其阻裒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朱子詩傳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廟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維女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朱子集傳享獻也世見曰王莫敢不來享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子禍適稼穡匪懈

〔朱子詩傳〕言天命諸侯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

黃氏佐曰歲事乃周禮春朝夏宗冬遇之屬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於下國封建厥福

〔朱子詩傳〕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朱子詩傳〕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斷是遷方斲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朱子詩傳〕此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數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

劉氏瑾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于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為設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其一也

〔序〕殷武祀高宗也（疏）殷武詩者祀高宗之樂歌也高宗有德興殷道既崩之後子孫美之而歌此詩

蕙田案朱子以此爲立廟祔祭之詩序但以爲祀高宗而以卒章之義爲高宗復成湯之道故新路寢則亦時享之歌也今存之以俟參考

又案享祀之禮虞夏尚矣至商有頌乃實係當時宗廟之樂章與傳記所載撫拾踈闊者不同惜正考父得於周太師者僅十二篇至孔子刪詩又亡其七今所存者僅五篇而長

發爲大禘之詩與時享不同茲所錄者惟那一篇烈祖一篇爲烝嘗之禮無疑元鳥殷武則一以爲祫祭一以爲立廟而不得專屬之時享矣然以其爲祭宗廟之詩特並著於前以爲殷禮之實據而尚書禮記之文有關于享祀者並載後方

商書盤庚茲予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傳大享烝嘗也　疏周禮大宗伯祭祀之名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此大享于先王謂天子祭宗廟也傳解天子祭廟得有臣祖與享之意言古者天子錄功臣配食於廟故臣之先祖得與享之也古者孔氏據己而道前世也此殷時已然矣大享烝嘗者烝嘗是秋冬祭名謂之大享者以事各有對若烝嘗對禘祫則禘祫為大烝嘗為小若四時自相對則烝嘗為大礿禘為小以秋冬物成可薦者衆故烝嘗為大春夏物未成可薦者少故礿禘為小也知烝嘗有功臣與祭者案周禮司勛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勛詔之是也嘗是烝之類而傳以嘗配之魯頌曰秋而載嘗是也祭統云內祭則大嘗禘是也外祭則郊社是也然彼以祫為大嘗也不以烝嘗時為禘祫而直據時祭者以殷祫於三時非獨烝嘗也秋冬之祭尚及功臣則禘祫可知唯春夏不可耳以物未成故也惟禘祫乃祭功臣配食時祭不及之也近代以來功臣配食各配所事之君若所事之君其廟已毀時祭不祭毀廟共君尚不時祭其臣固當止矣禘祫則毀廟之主亦在焉其時功臣亦當在

也王制云犆礿祫禘祫當祫烝祫此王制之文夏殷之制天子春唯時祭其夏秋冬既為祫又為時祭諸侯亦春為時祭夏唯作祫不作時祭秋冬兼作時祭而後祫周則春曰祠夏曰礿三年一祫在夏故公羊傳云五年再殷祭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此是鄭氏之義未知禮意如何）

何氏楷詩經世本古義長發解曰天子夏秋冬三時之祭皆祫其以功臣配享惟當在祫祭耳月令十月有大飲烝之文指祫烝也周禮夏官司勳職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烝冬祭也謂之大者物成衆多之時其祭比三時為大也方是時百物皆報焉祭有功宜矣禮記祭統衛孔悝之鼎銘曰勤大命施于烝彝鼎亦謂配享于烝祭也

（周禮司勳祭于大烝鄭注死則于烝先王祭之孔疏必祭功臣在冬之烝祭者烝者衆也冬時物成者衆故祭功臣案彼書注以大享為烝嘗者此舉冬祭物成者衆而言其嘗時亦祭之也或可周時直于烝時祭功臣殷時烝嘗俱祭禮異故也）

蕙田案大享註疏以爲烝嘗今以周禮祭於
大烝及孔悝鼎銘施於烝嘗之言証之則
爲時享之祫烝無疑施於烝彝鼎者與享則
各有鼎功臣之鼎當以其功銘於鼎一以別
於正祭之鼎一以著其辨一以表其勳也

高宗肜日（傳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疏肜者相尋不絕之意春秋宣八年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壬午猶繹穀梁傳曰繹者祭日之旦日之享賓也是肜者祭之明日又祭也儀禮有司徹上大夫曰賓尸與正祭同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傳于肜日有雉異）（疏高宗既祭成湯肜祭之日於是有雊鳴之雉升於鼎耳此乃怪異之事）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
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夭民中絕命民有不若
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嗚呼王可敬
民罔非天允典祀無豐于昵（註典祀有常不當特豐于近廟）（疏祭祀有常謂犧牲粢盛尊彝俎豆之數稽有常法不當特豐于近廟謂犧牲禮物多也祖已知高宗豐於近廟欲王因此雊雉之異服罪改修以從禮耳

蕙田案此殷禮繹祭之確証也

爾雅繹又祭也商曰肜

禮記郊特牲殷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
後出迎牲聲音之號所以詔告於天地之間肜

（注滌蕩猶搖動也）（疏殷人尚聲者帝王祭異於不尚氣而尚聲謂未殺牲也滌蕩猶搖動也既尚聲故未殺牲而先搖動樂聲以求神也樂三闋然後出迎牲者闋止也奏樂三徧止乃迎牲入殺之聲音之號所以詔告于天地之間也者解所以先奏樂之義言天地之間虛豁亦陽也言鬼神在天地之間聲是陽故用樂之音聲呼號告於天地之義也）

（何氏楷詩經世本古義郊解曰陳暘云凡聲陽也商人之祭先求諸陽而已曰三成肜月三成時歲三成閏然則樂成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滌蕩且聲則盈矣必繹以三闋者以反為文也樂三闋則滅矣然後出迎牲者以進為文也凡樂皆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禽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西聲音之號而知樂者其唯鬼神之靈乎如之何不詔告以此陳滌云聲音之感無間纖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三終然後出而迎牲于廟門之外欲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于天地之間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

凡祭愼諸此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故祭求諸陰陽
之義也殷人先求諸陽

馬氏晞孟曰有虞氏之祭尚氣殷人從而文之故尚聲樂由陽來則凡聲皆陽也蓋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非求諸陽不足以報其魂也殷人尚聲所以迎其魂之來也

方氏慤曰先求諸陽則尚聲故也聲以氣動而生故凡聲皆陽也

蕙田案殷人非不灌而求諸陰也特所尚者聲故曰先求諸陽

明堂位殷祭肝

方氏慤曰殷尚白為勝青故祭肝肝於色為青故也

蕙田案此殷享祀隋祭之禮承乎夏之祭心而更革者也

殷白牡

方氏慤曰牡言其質也郊特牲言孕牡弗食祭帝弗用周景王時雉鷄自斷其尾憚其為犧鷄且用牡而況牛乎

殷尚醴（疏殷人稍文故用醴）

方氏慤曰醴則漸致其味成之以人者也然猶未厚僅足以為禮而已

蕙田案此殷享祀之牲醴從所尚而漸文也

著殷尊也（注著著地無足　疏著何謂為著然殷尊無足則泰罍犧並有足也）

方氏慤曰著謂如附著之著下無所承著地而已殷質故其尊從簡如此

蕙田案此殷祭祀之獻尊

爵殷以斝（注斝畫禾稼也詩曰洗爵奠斝　疏殷亦爵形而畫為禾稼斝形）

方氏慤曰斝殷尊名也而爵亦名之者以爵有從尊之義故因以名焉殷質故也若行葦所謂奠斝者爵也司尊彝所謂斝彝者尊也爵則為爵之形以承之周尚文故也

蕙田案此殷祭祀之獻尊

灌尊殷以斝（疏斝畫為禾稼）

方氏慤曰灌尊實祼鬯之尊

蕙田案此殷享祀之爵

尚質故也

蕙田案此與前爵斝所用不同而其飾則一

其勺殷以疏勺（疏疏謂刻縷通刻勺頭）

方氏慤曰勺用以勺酒者疏而與疏屏之疏異蓋疏而通之無他餘焉
陸氏佃曰疏勺以能不搖為義

蕙田案此二條殷灌器

殷之六瑚

陳氏祥道曰璉者養人而不絕者也瑚以玉為之玉者美而有充實之意養人以為充實者瑚之用也
陸氏佃曰六瑚黍稷稻粱麥菽

蕙田案此殷盛黍稷器

俎殷以椇注椇之言枳椇也謂曲橈之也疏
椇枳之樹其枝多曲橈殷俎似之
方氏慤曰椇者既有橫木又為曲橈之形則于是為具故也
陳氏禮書殷之橫距與夏同而曲其足與三代異

殷玉豆

方氏慤曰玉豆則于揭之上又飾之以玉也

蕙田案二條殷享祀之俎豆

殷火注火取其明也疏此殷制殷增以火

蕙田案此殷祭服之數飾

通典殷禴禘烝嘗亦因虞夏之制王制云春禴夏禘秋嘗冬烝鄭元云此夏殷之法其祭貴肝

蕙田案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殷之祭禮雖略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殷之祭禮雖略然以其所因者觀之而證以詩書傳記之所載則略有可見者凡祭之始莫先於求神記曰殷人先求諸陽樂三闕然後迎牲則詩那之篇可證也迎牲之後當有灌以鬱鬯灌地降神所以求諸陰郊特牲灌尊殷用斝其勺用疏可證也殷之灌在迎牲後無文然記曰周人先求諸陰既灌然後迎牲是周人尚臭

故灌在迎牲之前殷人先求陽而後求之陰則灌當在迎牲之後猶周人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則求諸陽在後也祭祀之正有朝踐饋食九獻之節烈祖之詩曰既載清酤記曰殷尚醴又曰尊以掌則薦獻之禮可知也記曰殷白牡詩曰亦有和羹則薦腥薦熟之禮可知也庸鼓有斁萬舞有斁則合樂之盛可知也六瑚以盛黍稷饋食之禮見矣俎以棋豆以玉薦豆籩之事見矣以至肝以隋祭尸與主人之儀節也我有嘉客則助祭之諸侯也爾祖與享則配祭之功臣也高宗肜日則繹祭之明文也敢以火則猶夏致美之意也温恭朝夕執事有恪則猶周清廟不顯不承無斁于人斯之意也益三代相因雖有損益其綱領節目之大固無甚異焉此可考其文而知其意也

右殷廟享

淮陰吳玉搢校字

五禮通考卷第八十六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賢泰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見曾
李奉翰總督漕隸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參校

吉禮八十六

宗廟時享

周禮天官甸師帥其屬而耨耕耨王藉以時入之以供齊盛

禮記祭義耕耨所以教諸侯之養也

樂記耕耨然後諸侯知所以敬

春秋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穀梁傳御廩者何也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以爲人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也天子親耕以供粢盛以爲人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　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

注黍稷曰粢在器曰盛委積也御者謂用於宗廟廩者釋治穀名禮天子親耕東田千畝以供粢盛躬行孝以先天下

白虎通天子親耕以共郊廟之祭

周禮天官內宰中春詔后帥外內命婦始蠶於北郊以爲祭服

右親耕共粢盛

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共郊廟之服

孟夏之月蠶事畢后妃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爲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季夏之月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漚故無或差貸黑黃蒼赤莫不質良毋敢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仍有三尺棘墻而外閉之及大昕之朝君皮弁素積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於蠶室奉種浴於川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歲既單矣世婦卒蠶奉繭以示君遂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歟遂副褘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歟及良日夫人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敬之至也

春秋桓公十四年公羊傳王后親蠶以共祭服

國語魯語王后親織元紞社而賦事烝而獻功

白虎通后之親桑以共祭服

右親蠶共衣服

蕙田案親耕親蠶蓋廟享之敬以歲計者也

周禮地官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

牲

遂人凡國祭祀供野牲（注）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疏）謂牛羊豕在六遂者故曰野牲牧人云掌牧六牲以待祭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以待事也

遂師凡國祭祀共其野牲

牧人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注）授充人者當殊養之（疏）牧人養牲臨祭前三月授與充人繫養之

春官肆師大祭祀展犧牲繫于牢頒于職人（疏）將有宗廟大祭祀牧人以牲與充人之時肆師省閱其牲看完否及色堪為祭牲乃繫于牢頒付于職人也

地官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疏）上經天地外神已別于上故今以先王亦如之亦繫于牢芻之三月也

蕙田案以上五條言犧牲掌于牧人供于遂人授于充人將授之時肆師又展省其牲以須之充人乃繫于牢芻之三月也

牛人凡祭祀供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注）享獻也獻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宗廟有繹者孝子求神非一處

夏官羊人若牧人無牲則受布於司馬使其賈買牲而共之

地官稿人掌豢祭祀之犬（疏）豢養犬曰豢此經是也知養豕亦曰豢者樂記云豢豕不作酒是養豕曰豢也

春官鷄人掌共鷄牲辨其物（注）陽祀祭天于南郊及宗廟

應氏撝謙曰周禮牧人掌牧六牲先儒以為馬牛羊犬豕鷄也然馬並未見之于吉祭惟大司馬喪祭奉詔馬牲牧人將事于四海山川飾黃駒則吉祭唯用五牲而已而大戴禮載曾子之言序五牲之先後貴賤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割列壤宜是有五牲而曲禮牲號牛曰一元大武羊曰柔毛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犬曰羹獻鷄曰翰音亦不言馬有何號也此可見矣

蕙田案以上五條言六牲各有所掌之職豕人或當屬之冬官也

禮記曲禮天子以犧牛（注）犧純毛也

周禮地官牧人凡陽祀用騂牲毛之（注）陽祀謂祭天于南郊及宗廟

禮記檀弓周人牲用騂

薦田案以上三條言犧牲毛色純全及所尚

王制宗廟之牛角握（注握謂長不出膚　疏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注按壺禮云四指曰扶扶則膚也）

周禮考工記梓人宗廟之事脂者膏者以爲牲（注脂牛羊屬膏豕屬　疏疑者曰脂釋者曰膏）

薦田案此二條言犧牲之體

詩小雅無羊三十維物爾牲則具（箋牛羊之色異者三十則女之祭祀索則有之）

禮記月令季夏之月命四監大合百縣之秩芻以養犧牲令民無不咸出其力以祠宗廟之靈

季冬之月乃命同姓之邦共寢廟之芻豢（疏寢廟先王與同姓共之言芻乃是牛羊而又云豢則犬豕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國共之故命同姓國犬豕也宗廟備六牲故云芻豢也）

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無不咸獻其力以共寢廟之祀

祭義古者天子諸侯必有養獸之官及歲時齋戒沐浴而躬朝之（注謂將祭祀卜牲君朔月月半巡視之君名牛納而觀之吏本擇牲意）

國語楚語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于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注王感俎肉而問牲用所及）對曰祀加于舉（注加增也舉人君朔望之盛饌）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注大牢牛羊豕也會合三大牲雜四方之珍）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注一純心純一而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注七事天地民四時之務也八種八音也）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注九祭九州助祭也十日祭至甲也十二辰子至亥也擇其吉日令辰以致神）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畟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鮮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王曰芻豢

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注遠謂三牲近謂鶉鴽之屬浹日十日也)

蒐田案三月庀牲廟享之敬以月計者也

周禮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獻禽以享礿

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入獻禽以享祊

林氏椅曰周家因祭祀而用田因田而教戰

右庀牲

禮記王制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注三田者夏不田益夏時也周禮春曰蒐夏曰苗秋曰獮冬曰狩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疏一爲乾豆者謂乾之以爲豆實豆實非腶而云乾者謂作醢及鱐先乾其肉故云乾豆是上殺者也)

春秋桓公四年穀梁傳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注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

詩小雅車攻大庖不盈(傳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故曰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達于右腢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士大夫以習射于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疏傳又因經大庖不盈廣言殺獸充庖之事一曰乾豆謂第一上殺者乾豆以爲豆實供宗廟也)

白虎通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也爲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

蒐田案田禽以祭廟享之敬因乎時者也

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

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

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

右擇士

周禮春官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若將祭祀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黝堊之注廟祭此廟也祧祭遷主有司宗伯也修除黝堊互言之有司恒主修除守祧恒主黝堊鄭司農云黝讀為幽幽黑也堊白也爾雅曰地謂之黝墻謂之堊

夏官隸僕掌五寢之埽除糞洒之事祭祀修寢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祧無寢詩云寢廟繹繹相連貌也前曰殿後曰寢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拚洒灑也於廟祭寢或有事焉月令凡新物先薦寢廟疏祭祀則在廟叫知復云修寢者寢或有事不可不修治之也

右修除

周禮天官大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注前期前所諏之日也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疏前期者謂祭日前夕為期云前期十日者即是祭前十一日大宰帥執事之屬執事之人而卜日云前期前所諏之日者此依少牢所諏之日即祭日也凡祭祀謂于祭前之夕為期今言前期十日者謂祭前十一日卜卜之後日遂戒使散齊致齊故云十日容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案禮記祭統云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

春官肆師凡祭祀之卜日宿為期誥相其禮

大宗伯凡享大鬼帥執事而卜日

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

龜人祭祀先卜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

太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注士喪禮曰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疏引士喪禮証天子命龜處所與士禮同

禮記表記內事用柔日疏乙丁己辛癸五偶為柔也

右卜日

蕙田案卜日廟享之有事於旬日者也

周禮天官太宰祀五帝則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修前期十日遂戒享先王亦如之

地官遂師凡國祭祀審其誓戒

春官太史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疏戒謂散齊七日宿謂致齊三日當此二日之時與羣執事與祭之官讀禮書而協事恐事有錯失物有不供故也

夏官司士凡祭祀掌士之戒令

秋官條狼氏凡誓執鞭以趨於前且命之（注）誓者謂將祭祀時也郊特牲說祭祀之誓曰卜之日王立於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陳氏禮書天子諸侯誓以卜吉之日戒宿以卜尸之日大夫前有十日之戒則與天子諸侯同後有一日之宿則與天子諸侯異此所謂有曲而殺也士有筮日而無諏日有宿而無戒與大夫異宿以三日而不以一日則與天子諸侯同此所謂有順而撫也

右誓戒

周禮天官膳夫王齊日三舉

玉府王齊則共食玉

掌人凡王之齊事共其秬鬯

禮記玉藻齊則綪結佩而爵韠（注）綪屈也結又屈之思神靈不在事也爵韠齊服元端

君羔幦虎犆（注）此君齊車之飾（疏）皇氏曰君謂天子諸侯

祭義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注）致齊思此五者也（疏）此一節明祭前齊日之事

祭統及時將祭君子乃齊齊之爲言齊也齊不齊以致齊者也是故君子非有大事也非有恭敬也則不齊不齊則於物無防也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無止也及其將齊也防其邪物訖其耆欲耳不聽樂故記曰齊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是故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是故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夫人亦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君致齊於外夫人致齊於內然

後會於太廟（疏此一節明將祭齊戒之義并明君與夫人皆致齊會于太廟夫婦交親行祭之義外謂君之路寢內謂夫人正寢是致齊並皆於正寢其實散齊亦然）

周禮春官世婦掌女宮之宿戒（疏此亦祭前十日戒之使齊祭前三日又宿之）

禮記曲禮齊者不樂不弔

禮器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愼之至也

昏義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故君子三日齊必見其所祭者

〔揚子〕孝子有祭乎有齊乎夫能存亡形屬荒絶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

〔劉向說苑〕聖主將祭必潔齊精思若親之在方興未登愒愒憧憧專一想親之容貌彷彿此孝子之誠也四方之助祭空而來者滿而反虛而至者實而還皆取法則焉

〔陳氏禮書〕君齊於路寢夫人齊於正寢士大夫亦各齊於適寢散齊夜處適寢亦豫外事所謂致齊於內散齊於外是也致齊晝夜處適寢不豫外事所謂非致齊也不晝夜居於內是也

右齊

〔應氏撝謙禮樂彙編王禮篇〕宿尸前宿一日大宗伯宿戒尸明日朝大宗伯卜尸如卜日之禮命曰孝王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公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世祖以下同）尚饗吉則遂宿尸七廟共七尸太祖之尸太卜卜之（若大祫則毀廟之主昭穆各一尸共九尸）大宗伯立於尸外門外羣執事各立於其後壯面東上尸冕服出門左西面宗伯辟還北面再拜稽首傳擯介告曰孝王某來

日丁亥用薦歲事於皇祖某公以某妃配某氏筮子爲皇祖之尸占曰吉敢宿祝許諾致命尸許諾祝傳命於擯擯傳介宗伯又再拜稽首宗伯退尸送揖不拜六尸皆如之若不吉則遂改筮尸依周禮儀禮定

葸田案天子諸侯之祭必有尸祭統君執圭瓚灌尸是諸侯之祭有尸也周禮守祧各以其服授尸尸是天子之祭有尸也公羊子何休注曰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儀禮特牲饋食筮尸疏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若天子諸侯雖用孫之倫取卿大夫有爵者爲之故鳧鷖曰公尸燕以孫列之卿大夫爲尸也尸之數則一廟一尸天子七諸侯五禮器周旅酬六尸大祫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共九尸周禮大司樂尸出入則奏肆夏迎尸相尸禮小祝大祭祀逆尸祭統所使爲尸者子行父北面而事之注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陳氏祥道曰儀禮大夫前祭一日筮尸士則前祭三日筮尸大夫於尸再宿而戒士於尸一宿而有所伸推而無戒則大夫之禮有所屈士之禮而宿戒之儀又加隆矣據此則宿尸之儀雖亡亦可理推惟宿尸者不知何人應氏謂大宗伯宿之未詳何據

右卜尸宿尸

應氏撝謙禮樂彙編王禮篇賓用先代之後賓如宗

伯服出門左傳擯如諸公相朝之儀西面再拜宗伯東面再拜擯曰王薦歲事嘉賓將涖之敢宿介傳命賓曰某屏之臣某敢不敬奉王事介傳命宗伯再拜賓答拜宗伯退賓拜送宗伯答拜（二王之後助祭見詩傳）

蕙田案宿賓之禮天子諸侯之祭無所攷見其儀特牲有之書云虞賓在位商頌我有嘉客亦有客詩云殷士膚敏裸將于京頌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書微子之命作賓於王家左傳宋先代之後于周爲客則天子諸侯之祭蓋亦有賓而賓獻爲九獻之一應氏據以補宿賓一條今存之

右宿賓

周禮天官小宰以灋掌祭祀之戒具令百官府共其財用治其施舍聽其治訟（注灋謂其禮法也戒其戒官有事所當共）宰夫以式灋掌祭祀之戒具（疏言式法者謂祭祀大小皆有舊法而戒勑使共具之）凡禮事賛小宰比官府之具（注比校次之疏使知善惡是否也）夏官祭僕掌受命于王以贰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

蕙田案以上三條掌戒具之官

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祼將

巾人掌共秬鬯而飾之凡祭事廟用脩凡祼事用概鬱人掌祼器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凡祼玉濯之陳之

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大祭祀共其玉器而奉之

蕙田案以上祼具

小宗伯辨六尊之名物以待祭祀（注待者有事則給之）

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詔其酌辨其用與其實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罍秋嘗冬烝其朝踐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罍　凡六尊六彝之酌鬱齊獻酌醴齊縮酌盎齊浼酌凡酒修酌

天官酒正凡祭祀以濾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皆有酌數

酒人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以役世婦凡祭祀供酒以往注世婦謂宮卿之官掌女宮之宿戒及祭祀比其具酒人共酒因留與其奚為世婦役亦官聯

禮記禮運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注周禮五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字雖異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莫之不同處重古畧近也疏此明祭祀酒之所陳之處元酒在室者元酒謂水也以其色黑謂之元而大古無酒此水當酒所用故謂之元酒以今雖有五齊三酒貴重古物故陳設之時在於室內而近北醴醆在戶醴謂醴齊醆謂盎齊以其後世所為賤之陳列雖在室內稍南近戶而在堂澄酒在下者澄謂沈齊也酒謂三酒事酒昔酒清酒之等稍卑之故陳在堂下也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者以酒正文醴緹之間有盎此醴醍之間有醆又周禮緹齊之下有沈齊此醍齊之下有澄齊故云醆與盎澄與沈蓋同物也云莫之不同處重古畧近者古酒莫於室近酒莫於堂或莫於下是重古略近其用酒之法四時之祭唯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至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亦酌醴齊朝獻王還用醴齊再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進就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為獻進就時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就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為獻進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莫皆用齊酒卿大夫之祭酌莫用酒案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用兩著尊鬱獻用兩壺尊則泲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元酒凡六尊也通挈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故崔氏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明水元酒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

蕙田案以上酒醴之具

周禮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齊祀之明盛明燭共明水火

蕙田案此條供明水火

天官冪人掌共巾冪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巾冪六彝

蕙田案此條具巾幂

亨人掌共鼎鑊（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

春秋桓公二年穀梁傳范注（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

蕙田案以上供鼎鑊

春官小宗伯毛六牲頒于五官使供奉之（注毛擇毛也鄭司農云司徒主牛宗伯主鷄司馬主馬及羊司寇主犬司空主豕）（疏頒之于五官者六卿應言六官而云五者天官尊不使奉牲故五官也云使共奉之者謂充人養之至祭日之旦在廟門之前頒與五官使共奉之助王牽入廟即祭義所云卿大夫贊幣而從之）

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絓共其水

（注皆謂夕牲時也）（疏夕牲謂祭前之夕正祭在厥明二時皆有此事明據在前夕牲時言也其牛將殺水所以洗牲藁所以薦牲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疏詩云或肆或將肆陳也謂陳

夏官羊人掌羊牲凡祭祀飾羔

秋官犬人凡祭祀供犬牲用牷物

春官雞人凡祭祀共其雞牲

蕙田案以上共其牲之具

地官廩人大祭祀共其接盛（蔡氏德晉曰接盛謂藉田所入之米惟用以交接鬼神而為粢盛不以給他用）

舍人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

春人祭祀共其齊盛之米

鼎人掌凡祭祀共盛

蕙田案以上供粢盛簠簋

天官籩人凡祭祀共其籩薦羞之豆實

醢人凡祭祀共薦羞修之實

醯人共祭祀之齊菹凡醢醬之物

腊人凡祭祀共豆脯薦脯膴胖凡腊物（注脯非豆實豆當為羞聲之候也膴膮肉胖讀為判膴胖皆謂夾脊肉又禮家以胖為半體）

庖人共祭祀之好羞注謂四時所為膳食疏尋常所共者並在內外饔今言好羞則是非常之物謂美魚之屬也

獸人凡祭祀共其死獸生獸

地官囿人祭祀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遂師凡國祭祀共其野牲

夏官服不氏凡祭祀共猛獸

注蔡氏德晉曰猛獸謂狼熊之類中膳羞者

掌畜祭祀共卵鳥

地官川衡祭祀共川奠

澤虞祭祀共澤物之奠

天官獻人凡祭祀共其魚之鮮薨

鱉人凡祭祀共龜鼈蚔以授醢人疏醢人有鹽醢亦有醢蚔醢故以此三者授醢人

甸師祭祀供野果蓏之屬

地官場人祭祀共其果蓏

天官鹽人祭祀共其苦鹽散鹽注杜子春讀苦為鹽謂出鹽直用不煮治鄭司農云散鹽凍治者元謂散鹽鬻鹽為鹽

蕙田案以上供庶羞籩豆之具

春官司服王之吉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

凡大祭祀共其衣服而奉之

蕙田案此條具冕服

典路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注出路王當乘之贊駕說贊僕與趣馬也

司常凡祭祀各建其旗

蕙田案二條具車旗

天官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帷幄帝綬注旅衆也公卿已下即位所大幕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

幕人祭祀共其帷幕幄帝綬

蕙田案二條具幕次

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注鄭司農云昨席于主階設席王所坐也元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

天官典絲凡祭祀共黼畫組就之物

蕙田案此條共黼畫組就之物

夏官校人凡大祭祀毛馬而頒之飾幣馬執扑而從之（蔡氏德晉曰幣馬取以獻神）

蕙田案此條具幣馬

天官甸師祭祀供蕭茅（注鄭大夫云東茅立之祭前沃焉渗下去若神飲之故謂縮縮沒也元謂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也醴齊縮酌）

地官鄉師大祭祀共茅苴（注鄭大夫謂祭前藉也元謂苴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于苴三取膚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蒸束而去之守祧云既祭藏其隋是與）

春官司巫祭祀則共匰主及道布及萩館（注杜子春云萩讀為鉏匰器名主謂木主也道布新布三尺也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書或為萩館或為萩飽或曰布所以為藉也萩飽茅裹肉也元謂道布者為神所設巾巾雷禮曰以功布為道布屬于几也萩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館所以承萩謂若今筵也主先匰萩後館互言之者明共主以匰共萩以筵大祝取其主萩陳之器則退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坫上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

陳氏禮書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于禮者也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茅有共于甸師者甸師之茅有入之鄉師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共者亦祭祀也士虞有苴特牲少牢吉祭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萩館則凡王祭祀有苴矣賈公彥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理或然

蔡氏德晉曰蕭香蒿也宗廟之祭以蕭合黍稷脢膟燔之詩所謂取蕭祭脂記所謂蕭合黍稷是也茅用以沸酒謂之縮酒又以藉尸所祭黍稷

蕙田案以上具蕭茅匰主道布萩館

春官大司樂凡樂事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

典庸器掌藏樂器庸器（注庸器伐國所獲之器若崇鼎貫鼎及以其兵物所鑄銘也）（疏庸功也言功器者伐國所獲之器也）及祭祀帥其屬而設筍虡陳庸器（注設筍虡眡瞭當以樂器縣焉陳功器以華國也）

地官鼓人以路鼓鼓鬼享

春官大胥凡祭祀之用樂者以鼓徵學士

夏官司兵祭祀授舞者兵

司戈盾祭祀授旅賁及故士戈盾授舞者兵

蕙田案以上具樂舞庸器

春官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

蕙田案此條陳寶器

天官大府邦都之賦以待祭祀

外府凡祭祀共其財用之幣齎賜予之財用

蕙田案二條具財用

地官委人以法式供祭祀之薪蒸木材（蔡氏德晉曰粗曰薪細曰蒸以給炊爨木材以給張事）

夏官司爟凡祭祀則祭爟

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

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

秋官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

蕙田案以上供雜具

秋官衔枚氏國之大祭祀令禁無囂

司隸邦有祭祀則役其煩辱之事

蕙田案二條禁令供役

應氏撝謙禮樂彙編王禮篇前期三日烹人共鼎鑊

內饔概鼎匕俎于饔爨饔爨在門外東塾北上寺人帥女官而致於有司世婦率饎人有奄有奚概鼏鬲匕與簋簋於廩爨在門外西塾北上饔爨八十有四各于其鼎西南登稻粱內饔率其屬陳鼎八十有四牛七羊七豕七麋七鹿七狼七田犬七雞七魚七豕七膚七兎七廩爨四黍稷有四於鑊西北上陳俎八十有四各于其鼎西南登百有八登鉶又各九舍人陳簋簋於饎西簋四十有二簋五十有六大祫則簋五十有四簋七十有二司几筵鋪筵設同几見祭統單席見禮器筵太祖於太室東嚮北嚮羣穆祖考從之西上筵武宗於北牖南嚮羣昭祖考從之西上筵文祖太祖於堂南向昭穆各三筵東嚮西嚮大祫東西各四筵郊特牲曰坐尸於堂禮器曰羹定詒於堂又曰設祭于堂特牲注曰筵于戶西東面設王昨席於室東北王位設黼依依前南嚮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筵國賓於牖前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設后昨席於室東南西房亦如之掌次張尸次於庭西有幄張衆幕於門外具旅幕天府設盥尸盥七王盥一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之右洗設於阼階東南東西當東榮陳玉鎮大寶器大司樂宿縣遂以聲展之小胥正樂縣之位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簴陳庸器縣鼓在西階下應鼓在東階下宮縣一肆司尊彝陳雞彝鳥彝皆有舟此春祠夏禴之彝若秋嘗冬烝則用鳥彝黃彝黃彝間祀追享則用虎彝蜼彝兩獻尊朝踐所用兩象尊鎮獻所用皆有罍秋嘗冬烝則用著尊壺尊間祀追享則用太尊山尊冪人奄以疏布巾冪尊以畫布巾冪彝典瑞共玉瓚鬱人濯祼玉司烜氏共明水梓人濯溉蒲勺玉爵玉觚玉觶璧角璧散凡洗饗於東堂下勺爵觚觶皆梓人為之今補觚觶實於饗此職於周禮無攷據梓人為飲器凡勺爵

天官寺人祭祀之事則帥女宮而致于有司佐世婦治
禮事　右戒具陳設
春官小宗伯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使六宮之人共奉
之
天官世婦掌祭祀之事帥女宮而濯溉爲粢盛涖陳女
宮之具凡內羞之物（疏此嬪人所掌祭祀謂祭宗廟內羞之物謂糗餌粉餈粢少牢皆從房中來故名內羞）
春官世婦祭祀比其具帥六宮之人共粢盛（注比次也具所濯溉及粢盛之爨）
內宗掌宗廟之祭祀薦加豆籩
天官內司服凡祭祀共后之衣服及九嬪世婦凡命婦
共其衣服
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爲九嬪及外內命服之首服以待

祭祀
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辨外內命夫命婦之命屨功屨
散屨凡四時之祭祀以宜服之　右內官戒具
周禮天官大宰及執事視滌濯
宰夫從太宰而視滌濯涖玉鬯省牲鑊（疏謂祭前一日視所滌濯祭器潔淨與否）
春官大宗伯宿視滌濯
小宗伯省牲視滌濯亦如之（疏謂祭前之夕視滌濯祭器亦詔相其禮）
肆師凡祭祀詔相其禮視滌濯
應氏撝謙禮樂彙編王禮篇大冢宰帥執事即位於
門外揖入即位於堂下宰夫升自西階舉冪視尊彝
司尊彝告潔反降視玉瓚勺爵觚觶於東堂下梓人
告潔東壯面告濯具視樂縣小胥告樂具宰夫告於

太宰太宰出復外位宰夫之東塾視饔廩人告潔視簠簋舍人告潔之東塾視鑊視鉶鐙烹人告潔視七俎舉鼎冪內饗告潔宰夫告潔宰夫告潔於太宰命執事比各具修事畢太宰退大宗伯小宗伯肆師帥執事即位於門外揖入即位於堂下肆師與二執事視勺爵觚觶角散於篚取勺洗之兼執以升乃令司尊啟二瓦甒之蓋司烜氏告潔肆師加二勺於甒南枋覆之次加二勺於舋鬱人罍人告潔加四勺於四尊加三勺於三罍亦如之肆師反降東北面告濯具大宗伯出復外位肆師之西塾視粢盛舍人告潔視饔廩人告潔反告於宗伯之東塾視鑊視鉶視七俎舉鼎冪內饗告潔反告於宗伯省牲牲人告充腊人告備事畢告於宗伯乃退

右視滌濯溉玉罍省牲鑊

蕙田案儀禮特牲禮祭前一日有視濯視牲之儀祭日有陳設及位次之事少牢禮祭日視殺視牲又羹定實鼎饌器又將祭即位設几加勺載俎蓋大夫士之祭不祼不薦血腥惟室中尸主東面行饋食禮天子諸侯則有祼尊薦腥朝踐之禮大夫士之儀簡故陳設省視省視皆在祭日天子諸侯禮繁則陳設省視當在祭前之日及祭之日肆師告潔告備小宗伯告時告備而已至於殺牲薦熟之事亦與大夫士之禮不同也

周禮春官太史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疏言執書者謂執行祭祀之書若今儀注以次位常者各居所掌位次常者此禮一定常行不改也）

大宗伯凡享大鬼治其大禮詔相王之大禮
小宗伯凡祭祀詔相祭祀之小禮凡大禮佐大宗伯
祭之日告時於王告備於王
地官師氏凡祭祀王舉則從（注）舉猶行也故書舉為與杜子春云當為與謂王與祭祀之事（疏）祭祀則郊廟是也王行之時師氏則從以王所在皆須詔王以美道故也
保氏凡祭祀王舉則從
夏官太僕祭祀正王之服位詔濂儀
司士凡祭祀詔相其濂事
春官肆師祭之日相治小禮誅其怠慢者　祭之日表粢陳告潔展器陳告備
禮記文王世子庶子之正於公族者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注）宗人掌禮及宗廟也以爵貴賤異位也以官官各有所掌也（疏）此論同姓公族在宗廟之禮故云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也宗人授事以爵以官者宗人掌禮之官及宗廟授百官之事以爵者隨爵之尊卑貴者在前賤者在後又以官之職掌各供其事
天官內小臣若有祭祀則擯詔后之禮事相九嬪之禮事正內人之禮事
世婦及祭之日涖陳女宮之具
女御凡祭祀贊世婦

右祭日外內叙事

周禮春官雞人大祭祀夜嘑旦以昭百官（注）夜夜漏未盡雞鳴時也呼旦以警起百官使夙興
凡國事為期則告之時（注）告其有司主事者少牢曰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于子子宗人曰旦明行事告時若至此日明而告之
巾車大祭祀鳴鈴以應雞人（注）雞人主呼旦鳴鈴以應之聲且警衆必使鳴鈴者車有和鸞象鸞和之象

右嘑旦為期

周禮春官典路掌王及后之五路辨其名物與其用說

若有大祭祀則出路贊駕說

夏官節服氏掌祭祀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

旅賁氏掌執戈盾夾王車而趨左八人右八人車止則持輪凡祭祀則服而趨

虎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注）王出將虎賁士居前後離羣行亦有局分

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注）趨辟趨而辟人行

夏官太僕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

齊右掌祭祀前齊車王乘則持馬行則陪乘

地官師氏凡祭祀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且跸朝

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跸宮中則執燭（疏）凡邦之事謂祭祀之事王當出入來往時隸僕與王跸止行人於宮中及廟中也王出門向二處當寢晨而行爾時則宮正為王執燭為明也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大祭祀啟門燎跸宮門廟門（注）燎地燭也跸止行者廟諸伯子男皆三十所作之狀蓋百根葦皆以布纏之以蜜塗其上若今蠟燭也（疏）燭在地曰燎謂若天子門公五十

内豎若有祭祀之事則爲内人跸

春官大司樂王出入則令奏王夏

禮記祭統君致齊于外夫人致齊于内然後會于太廟

君純冕立於阼夫人副褘立於東房（注）太廟始祖廟也（疏）然後會于太廟者祭日君與夫人俱至太廟之中並立東房以俟行事尸既入之後轉就西房故禮器云夫人在房雖不云東西房下云夫人東酌罍尊則知夫人在房謂西房也

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注）人君尊東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疏）顧命云天子有左右房此云夫人在房又云東酌罍尊是西房也

右王及后入廟

易觀卦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程傳盥謂祭祀之始盥手酌鬱鬯於地求神之時也盥者事之始人心方盡其精誠嚴肅之至也至既薦

之後禮數繁縟則人心散而精一不若始盥之時矣

朱子本義盥將祭而潔手也薦奉酒食以祭也顒然尊嚴之貌言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

語類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

周禮夏官小臣大祭祀沃王盥（疏王將獻尸先盥手洗爵乃酌獻故小臣為王沃水盥手也）

春官天府祖廟之中沃盥執燭

右王盥

禮記曾子問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主入廟出廟必踧（注祝接神者也踧止行者也）（疏祫合祭祖太祖三年一祫謂當祫之年則祝迎高魯祖禰四廟主于太祖廟祭之天子祫祭則迎六廟之主今言迎四廟者舉諸侯言也）

蕙田案注疏皆以祫為三年大祫據陳氏禮書云攷之經傳蓋天子之禮春則犆祭夏秋冬則合享犆祭各于其廟合享同于太廟祫有三年之祫大祫也時祭小祫也三年之祫大祫也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則明時祭之主大祫為小祫矣蓋小祫止於未毀廟之主大祫已及於毀廟之主禮記曰周旅酬六尸夫天子旅酬止於六尸諸侯迎主止於四廟非小祫而何據此則四時之享有迎主之禮可知

右迎主

周禮春官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辨六號二曰鬼號（注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疏謂若伯某）四曰牲號五曰齍號（注牲號為犧牲皆有名號少牢饋食禮曰敢用柔毛剛鬣土虞禮曰敢用絜牲剛鬣香合）（疏大夫少牢祭故號此云牲士祭用一豕故號一牲言香合者據曲禮黍之號也故彼鄭注云黍也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也）凡大禮祀肆享則執明水火而祝號（注肆享祭宗廟也）（疏號祝執明水火明主人絜潔之德

者云肆享宗廟也者拔宗伯宗廟之祭六等皆稱享

儀禮特牲饋食禮祝洗酌奠奠於鉶南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蓋二以者彼大夫禮與此士禮相變是以異也

敖氏繼公曰酌奠酌其所奠之酒也不云酒而云奠因事名之

佐食啟會卻於敦南出立於西南面注酌奠奠其爵解少牢饋食禮啟會乃奠之疏引少牢

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注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為主人釋辭于神也祝祝曰孝孫某敢用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尚饗疏引少牢祝祝已下者欲見迎尸之前釋孝子之辭也

卒祝主人再拜稽首

少牢饋食禮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佐食啟會蓋二以

重設於敦南注酌奠酌酒為神奠之後酌者酒尊要成也特牲饋食禮曰祝洗酌奠鉶南疏酌奠酌酒為神奠之者以其迎尸之前將為陰厭為神不為尸故云為神奠之也云後酌者酒尊要成也者上經先設餘饌此經乃酌者酒尊物設饌要由尊者成故後設之也引特牲者酌奠之處當在劉南此經不言故引為證也云重累之者以黍稷各二二者各重累于敦南欲合之也

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享主人又再拜稽首注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疏號牲物者異於人用也

蕙田案儀禮祝酌奠二條注疏以為迎尸之前將為陰厭為神不為尸故云為神奠之此大夫士陰厭之禮即周禮太祝所掌肆享執明水火而祝號者也天子諸侯有陰厭之禮故大祝有祝號之掌祭統所謂詔祝於室特牲所謂詔祝於室直祭祝于主者也周禮無陰厭酌奠之文故據儀禮補之下文既奠然有煩蕭合羶薌後有嗣舉奠即此奠也

禮記郊特牲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注詔祝坐尸謂朝事時也疏下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故知詔祝于室當殺牲之初朝事之時也詔告也

直祭祝於主注直祭祝于主謂薦孰時也直正也祭以孰為正則血腥之屬盡心焉而已疏薦孰正祭之時祝官以祝辭告于主若儀禮

馬氏睎孟曰詔祝於室求之內之深者也索祭祝於枋求之於外之遠者也求之深求之遠蓋不知神之所在而求於此則疑於彼求於近則疑於遠而庶幾神之饗也鄭氏釋直祭祝於主謂薦孰之時謂之正祭蓋非是也

陸氏佃曰直祭祝於主謂尸未入祝而已是之謂直祭若少牢祝酌奠遂命佐食啟會主人西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尚饗當此節

葸田案特牲此條上云殷人先求之陰周人先求諸陽下接詔祝於室坐尸於堂用牲於庭升首於室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枋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山陰陸氏曰詔祝於室求諸內也坐尸於堂求諸外也用牲於庭求諸下也升首於室求之上也直祭祝于主求諸近也索祭祝於枋求諸遠也蓋皆始祭求神之事無緣中間忽雜入饋食及繹祭事鄭氏之說實未可信今考直祭祝於主即是詔祝於室是時方迎主入室尚未迎尸祝酌奠以饗神曾子問所謂陰厭周官所謂執明水火而祝號鄭注云酌酒爲神奠之是也馬氏陸氏說極是乃疏既依注謂薦孰時矣又引少牢敢用柔毛剛鬣云云可見孔氏亦以此祝爲即祝奠之祝而是時尸方未迎又從注以爲薦孰是騎墻之見也

祭統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詔祝於室而出於枋此交神明之道也（注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凡也詔祝告事於尸也疏）詔告也謂祝官以言詔告神請其尸於室求之

薦田案此條禮所謂見事鬼神之道詔祝于室而出於枋與特牲直祭祝於主索祭祝於枋同謂尸未迎而求神故祝酌奠於室也注疏乃以告事於尸釋之謂祼尊饋熟酳尸之等抑泛矣經云交神明正特牲所謂于彼乎于此乎蓋道求而未得之意乃指求神之事耳故緊接上爲依神句何乃指爲饋食以後耶案鄭氏注特牲祭統兩處詔祝于室皆誤一以爲詔毛血於室一以爲告事於尸特牲以詔室二字相同而誤祭統以詔祝二字拘泥而誤豈知詔室之事不止毛血詔祝之禮專指酌奠也

禮運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薦其血毛（疏作其祝號者祝史稱之以告鬼神故云作其祝號元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元酒于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

薦田案作其祝號元酒以祭正周禮太祝執明水火而祝號也祝號特牲少牢見於尸未入之前則此及周禮其爲祝酌奠一節事明矣觀經文敘于薦其血毛之上則爲始祭依神可知

祝以孝告（疏孝子告神以孝爲首案少牢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是祝以孝告）

詩小雅信南山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箋清謂元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灌地而降神乃迎尸入於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此言祭以騂牡迎而入於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此言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之牲迎而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疏箋清謂元酒也酒謂鬱鬯與五齊三酒也先以鬱鬯灌地而降神乃迎尸入於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此言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之牲迎而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案三酒之名三曰清酒何知清酒非三酒之神也三酒卑於五齊非祼獻所用）

蕙田案祭以清酒在從以騂牡之上正與禮運作其祝號元酒以祭文在薦其血毛之上同元酒清酒指酌奠之酒而酒又必加明水則太祝執以祝號者也祭以清酒則祝酌奠于鉶南者也合諸經求之則爲始祭未迎尸之前祝酌奠而爲陰厭信矣鄭以清酒爲祼事所用疏亦以鬱鬯不得爲清酒可見行文之不可牽强如此

陳氏禮書曰特牲禮主婦薦豆設敦鉶主人及佐食宗人設鼎俎祝洗酌奠于鉶南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少牢亦薦豆設敦設鼎俎祝酌奠主人再拜然後祝出迎尸之前陰厭也陰厭西南奧奧室之闇故曰陰天子諸侯正祭上大夫有陰厭尸所以象神也厭所以飫神也殤之有厭爲其無尸也正祭有厭爲其尸不存故也陰厭尊有元酒

蕙田案注疏及通典經傳通解皆不言天子諸侯祝酌奠爲陰厭之事故凡遇詔祝之事或以爲薦血毛或以爲告事于尸或以爲饋食各岐其說而不相合于元酒以祭祭以清酒或以爲廣言祭用酒事或以爲設元酒于五齊三酒之上于是天子諸侯陰厭一節竟無着落而大祝酌奠之祝亦無安排遂使周禮太祝之祝號虛懸而無歸宿而既奠焫蕭之奠登飯受爵之嗣舉奠兩奠俱無根本所以謂天子諸侯之祭禮亡益亡於注釋有以也然觀太祝之辨鬼號執明水火而祝號則

其爲未迎尸之前酌奠之祝號無疑也是時
尸未迎而主先在室故特牲曰詔祝于室直
祭祝於主祭統曰詔祝於室則其爲室中祝
主之事而在血毛之詔尸祼獻之前無疑也
是時祝先酌奠而加以明水故禮運曰元酒
以祭信南山曰祭以清酒其爲陰厭有元酒
有酌奠饗神無疑也有此一節而後天子之
祭陰厭之禮無闕既奠舉奠之事有本陳氏
禮書謂王未迎尸陰厭也天子諸侯正祭有
陰厭又曰厭所以飫神正祭有厭謂其尸不
存故也又曰陰厭尊有元酒誠可謂深於禮
者矣故今列入迎主之後迎尸之前俟學禮
者質焉

通禮蔡氏德晉曰特牲少牢禮皆自饋食始故初即設饌祝酌奠于饌南天子諸侯祭禮有祼以降神則祝之酌奠饗神自當在祼後此時尚未設饌也先妥之而後祼故拜妥尸當在祼前祼則神已降故祝酌奠以依之祝延尸出坐及朝踐畢仍延尸入室而舉此奠斝也祝之酌奠又預爲嗣子舉奠張本固當次于王及后祼後也天子及上公祭用五齊九獻則祼用鬱齊宜以泛齊酌奠亦如之朝踐宜醴齊饋食宜盎齊王及后俱同三酳尸則王及后宜緹齊賓長宜沈齊也

蕙田案蔡氏謂酌奠饗神及延尸入室舉此奠斝又爲嗣子舉奠張本其說密矣更以其說而推之燔燎焫蕭乃益爲可信祭義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郊特牲云蕭合羶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一焫蕭也鄭康成以祭義爲朝事之焫蕭以郊特牲爲饋食之焫蕭推其意蓋以朝事之時安得有黍稷未祭安得有奠求其義而不得故强分爲二禮今案郊特牲云取膟膋

燔燎升首報陽也升首在燔燎之後則其爲
朝事無疑而郊特牲之焫蕭合羶薌宜即同
此燔燎羶薌而既奠二字宛無著落故先儒
多疑之而未定何元子曰一祭而前後有二
燎未知然否陳氏禮書曰蕭合脢膋黍稷而
燔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
盎之禮則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
蓋迎牲而刲之則血毛詒於室以示其幽全
脢膋焫於堂以達其臭氣而羹定之所詔又
在其後不足謂之尚臭也據二家之言皆以
鄭氏分二節爲未確而又不敢遽定是皆脫
去祝酌奠一節無說以破鄭氏故陳氏又疑
奠盎之奠爲既奠之奠蓋疑之也今考郊特

牲周人尚臭之下即繼之以鬱合膋臭陰達
于淵泉既灌迎牲致陰氣即繼之以蕭合黍
稷臭陽達于墻屋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與
虞氏尚氣殷人尚聲皆是始求神之時朝踐
以前之事則郊特牲之焫蕭必不在饋食之
時且饋事則以人道親之不應復有求神之
舉今既指出酌奠祝饗一節不惟爲嗣子舉
奠張本而焫蕭之既奠亦豁然貫通無礙矣
第蔡氏以此爲王及后祼之後考尸行灌禮
天子及后各有一獻尸皆奠之不應再有酌
奠饗神之事且饗神乃陰厭當在尸未入之
前于義不合不可從

觀承案禮經雖亡散見於三禮中者未嘗不

各有脉絡可通康成於禮可謂勤矣而說之不精徃徃臆
之先王典禮乃始粲然心目可知漢人說禮之不精亦尚是讀禮之不熟耳

右祝酌奠饗神陰厭

周禮春官小祝大祭祀送逆尸沃尸盥（疏逆尸者為始祭迎尸而入祭義云樂以迎來是也云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案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于盤其時小祝沃水）

太祝肆享逆尸令鐘鼓（王氏昭禹曰逆尸以鐘鼓為節太祝則令鐘鼓）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尸弁冕而出卿大夫士皆下之尸必軾必有前驅

少儀酌尸之僕如君之僕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祭左右軌乃飲（疏僕為尸御車之人將欲祭軾酌酒與尸之僕令為軾祭如似酌酒與君之僕以其為尸則尊之似君也其在車則左執轡右受爵者尸卑也尸位在左僕立在右故左執轡右受爵祭酒也君僕亦然祭左右軌范者軌謂轂末范謂式前僕受爵將飲則祭之酒于車左右軌及前范也所以祭者為其神助已不使傾危故也乃飲者祭遍乃自飲也）

祭統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疑于子在廟中則全于君君在廟門外則疑于君入廟門則全于臣全于子

周禮天官大司樂尸出入則奏肆夏（疏謂尸初入廟時）

天官掌次凡祭事張尸次（注鄭司農云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

禮記禮器周坐尸

陳氏禮書周官掌次祭祀張尸次儀禮大夫士之禮皆祝迎尸于門外祝入門左則固張于廟門之西矣及其入也主人立于阼階東西面尸盥而進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阼階祝從尸主人從祝尸入即席東面而坐祝主人西面而立皆拜妥尸尸答拜遂坐而祭

焉禮記曰周坐尸詔侑無方觀儀禮大夫士之祭則人君事尸之儀略可見矣

蔡氏德晉曰少牢禮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尸入門沃尸盥祝延尸尸升入祝主人皆拜妥尸尸答拜陸農師曰少牢特牲無朝踐故妥尸在饋尸之初若天子諸侯之妥尸宜在初入即席灌尸之前孔仲達曰在奧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在南尸來升席自北方尸主各席坐於主北

詩小雅楚茨以妥以侑（傳妥安坐也　疏祝詔主人拜安尸）

右迎尸入妥尸

應氏撝謙禮樂彙編王禮篇祭之日雞人夜嘑旦以號百官巾車展軨以應雞人太史奏雞鳴於階下鼓人鼓路鼓應門擊柝王夙興鬱人薦鬯王祼鬯鬻冕

犧夫進食王一舉王世子及公族朝於內朝乃行饗玉輅典路贊駕太僕自左馭而前驅太馭掌馭行以肆夏趨以采齊以鸞和為節齊右持馬陪乘王出在外朝典路贊說朝士序儀太僕正位公卿以下進見如外朝之位王步至太廟羣臣序從節服氏衮冕六人維王之太常虎賁氏先後王而趨以卒五旅賁氏執戈盾夾王車而趨條狼氏八人執鞭以趨辟宮正蹕師氏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百官官以物至與祭者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官府各象其事大司冦及肆師率旅賁氏先入清宮王后服副衣褕衣赤舄乘重翟錫面朱總自闈門出九嬪世婦女御女史從內小臣前驅內豎踶即位於西房王即位於門外東方西面王世子及公

卿以下序爵於西方北面賓即位于西方東面祭僕六人立於王後傳王命命太祝小祝立於賓西北東面北上小宗伯告備於王王揖先入太僕齊右祭僕從入虎賁氏列於兩階之東西序王先入門右大司樂令奏王夏御僕一人奉槃東面於庭南小臣奉匜水西面於槃東御僕一人奉簞巾西面于槃北乃沃王盥於槃上卒盥坐莫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王王拭乃入立於阼階與祭者從入列於階下如門外之位太祝小祝六人先時迎羣廟之主升於筵及是宗人擯舉手曰有司具請升王登太宰奉幣從入太室祝在左王再拜稽首祝曰孝王某某年月吉日丁亥敢以嘉幣薦歲事於太祖某公以某妃配某氏（世祖以下詞）尚饗王又再拜稽首祝出迎尸於廟門之外王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每尸一祝尸入門左王及賓皆辟位小祝沃盥如王入之儀大司樂令奏肆夏尸升自西階入室祝從王升自阼階大宗伯小宰師氏保氏御僕祭僕從祝先入東面尸升筵坐於主北王西向立於戶內拜妥尸尸不言答拜祝拜尸答拜遂坐大冢宰及六官升入拜妥羣尸亦如之

（大祫則更用二）王乃退立

惠田案應氏所叙禮儀節次多有謬悞如王夙興鸞人薦曾此見國語係藉田之禮其祭宗廟不見夙興祼曾之文恐未便添入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注謂以宗族事會並不指祭時而言且寧有將入廟行祭而先受朝之理又在外朝有序儀正位羣臣進見

之儀俱繁冗無據既云王步至太廟又云節服氏維王之太常旅貢氏夾王車而趨忽步忽車不相照應入廟而旅貢清宮禮亦無文至入室祝拜不及酌奠尤爲踈漏觀承案應氏禮書亦號詳明然細加考究其不免踈漏者有如此甚矣禮學之難言非有精心大力者烏足語此

淮陰吳玉搢校字

內廷供奉禮部右侍郎金匱秦蕙田編輯　兩淮都轉鹽運使德水盧雅雨參校

李奈總督隸右都御史桐城方觀承同訂　按察司副使元和宋宗元

吉禮八十七

宗廟時享

尚書洛誥王入太室祼（傳）太室清廟祼鬯告神（疏）太室室之大者故為清廟廟有五室中央曰太室王肅云太室清廟中央之室清廟神之所在故王入太室灌獻鬯酒以告神也祼者灌也王以圭瓚酌鬱鬯之酒以獻尸尸受祭而灌于地因莫不飲謂之祼周人尚臭祭禮以灌為重故曰王祼

夏氏僎曰郊特牲云既灌然後出迎牲則祼在前殺牲在後今此先言殺後言祼者蓋此所謂王賓殺禮歲格非謂諸侯至殺牲時始至也乃謂諸侯以王將舉此殺禮盛禮皆成助祭諸侯既至然後王入清廟祼酒也此與郊特牲之義何異

禮記祭統獻之屬莫重于祼

方氏慤曰祼所以求陰而貴氣臭周人則先求諸陰而尚臭也故重祼

陳氏禮書獻之屬有九而莫重於祼是以降神者為重凡獻卿大夫及羣有司皆其輕者也

郊特牲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疏）灌用鬯臭者臭謂鬯氣也未殺牲先酌鬯酒灌地以求神鬱合鬯者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庾氏讀句則云鬯酒者鬱金草和之其氣芬芳條暢也庾氏讀句則云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者用鬯臭氣求陰達于淵泉也灌以圭璋用玉氣也者王肅云以圭璋為瓚之柄也瓚所以奠鬯也玉氣潔潤灌用玉瓚亦求神之宜也玉氣亦是尚臭也

周禮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王祼將之事（注）又從太宰助王也將送也祼送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謂之祼祼之言灌也明不為飲主以祭祀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疏）朝踐以後尸乃飲二祼為奠不飲故云不為飲主以祭祀云凡鬱鬯受祭之啐之奠之者謂王以圭瓚酌鬱鬯獻尸尸皆受灌地降神名為祭之向口啐之啐之謂入口乃奠之于地也

春官小宗伯凡祭祀以時將瓚祼（注）將送也猶奉也祭祀以時奉而授王（疏）此小宗伯又奉而授王謂王祭宗廟之時宰據授尸謂瓚既故二官俱言也

鬱人詔祼將之儀與其節凡祼事沃盥（注）節謂王奉玉送祼蚤晏之時（疏）奉玉謂王與后祼時奉瓚而酌鬱鬯云送祼者謂送之以授尸尸得祭之齊之奠之不飲故上文司農云亭于祭前也王及后祼皆鬱人沃以水盥手及洗瓚也

鄭氏鍔曰詔告以祼將之儀與夫多少之節小宗伯贊祼將肆師亦贊祼將鬱人詔之以其儀節而已

詩大雅文王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傳）祼灌鬯也周人尚臭（疏）殷臣壯敏來助周祭祼將是也王肅亦云故士自殷以其美德來歸周助祭行灌鬯之禮也然宗廟之祭以灌為主于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祼將于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矣而云助行灌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灌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祼謂贊王酌鬱鬯以獻尸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周人尚臭祼將以表祭祀事見殷士助祭以必專助行灌也

何氏楷曰小宗伯職云凡祭祀賓客以時將瓚祼此將祼指小宗伯言謂送瓚于王以行祼禮也今此詩明言祼將非言將祼正如孔氏舉祼將以表祭事之說矣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鷄彝鳥彝皆有舟

嘗冬烝祼用鴈彝黄彝皆有舟

禮記祭統君純冕立于阼夫人副褘立于東房君執圭瓚祼尸（注）圭瓚璋瓚祼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祼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疏）云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者以特牲少牢無此禮今此經祼後有迎牲之處是天子諸侯之事故鄭明之也

蕙田案以上王祼

周禮天官内宰大祭祀后祼則贊（注）謂祭宗廟君既祼后乃從後祼也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大

宗伯執璋瓚亞祼此謂夫人不與而攝耳（疏大祭祀謂祭宗廟也后祼者謂室中二祼后亞之祼尸祼時以璋瓚授后）

鄭氏鍔曰后當行祼獻之禮內宰贊其事使不失節

禮記祭統大宗執璋瓚亞祼（注大宗亞祼容夫人有故攝焉（疏大宗主宗廟禮者以亞祼之禮夫人親為之此不云夫人而云大宗者記者廣言容夫人有故）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執璋瓚亞祼之禮矣大宗即宗伯也）

方氏慤曰周官大宗伯凡大祭祀王后不與則攝而薦豆遵徹則大宗固有攝夫人亞祼之禮矣

蕙田案以上后祼

禮記禮運孔疏祭日之旦王服衮冕而入尸亦衮冕入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別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大司樂云凡樂圜鍾為宮九變而降神鬼是也乃灌故書云王入太室祼當灌之時衆尸皆在太廟中依次而祼所祼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

蕙田案疏從注以樂在灌前未是

通典祭之日王服衮冕而入廟王則奏以王夏土入立于東序后則副褘而入立於西序尸入之後乃就於西房尸服衮冕而入工則奏肆夏王及于室而不迎尸於是王以珪瓚酌鷄彝之鬱鬯以獻尸尸以祼地降神尸祭之啐之奠之此為祼神之一獻也后乃以瑒瓚酌鳥彝之鬱鬯以獻尸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為二獻也

楊氏復曰司尊彝陳疏王以圭瓚酌雞彝鬱鬯始獻尸尸以灌地降神注凡鬱鬯尸受祭之啐之奠之此為祼神之一獻也后以瑒瓚酌鬱鬯亞祼內宰大祭祀后祼獻則贊注王既出而迎牲后乃從後祼也皆祭啐奠同上此為祼神之二獻

陳氏禮書陂人尊神而交神于明故先樂而求諸陽周人尊禮而辨神于幽故先灌而求諸陰書曰王入大室祼祭統曰君執圭瓚祼尸則尸入大室以圭瓚酌鬱鬯祼之后又以璋瓚酌鬱鬯亞祼其祼尸也如祼賓客則王與后自灌之矣鄭氏釋小宰謂王酌鬱鬯以獻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然尸神象也神受而自灌非禮意也鄭氏又謂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放之於禮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以祼賓客玉人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又鬯人秬鬯之所用則社廟山川四方而已是祼不施于天地也然大宗伯凡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涖玉鬯表記曰親耕粢盛秬鬯以祀上帝蓋祀天有鬯者陳之而已非必祼也行人曰公再祼侯伯子男一祼諸侯有祼而卿無祼則以酒禮之而已祭統所謂獻之屬莫重于祼者此也

蕙田案周宗廟之祭以祼爲重九獻之禮以祼爲始祭統云獻之屬莫重于祼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用玉氣也其灌之制有彝有卣有罍以圭璋用璋有瓚有柢鬯有鬱鬯有六周禮小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將鄭注六彝雞彝鳥彝黃彝虎彝蜼彝其用之各有時彝尊彝春祠夏禴祼用雞彝鳥彝皆有舟秋嘗冬烝祼用斝彝黃彝皆有舟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皆有舟每祼用二彝者賈氏云鬱鬯共齊皆配以明水雞彝盛明水鳥彝盛

鬱鬯鄭鍔則云王祼后亞之故用二彝王酌其一后酌其一案此較賈疏爲長皆有舟者鄭司農以爲若今時承槃陸佃以爲如今世酒舡之類是也彝受三升尊受五升罍受一斛裸而已其實少尊則獻酌酢焉其實多尊所以大于彝也明堂位鬱尊用黃目鄭云即黃彝案黃彝又謂之鬱尊者以鬱鬯之所實名之蓋分言則有彝有尊合言則統名尊耳卣以盛秬鬯詩大雅江漢篇周書文侯之命並稱秬鬯一卣傳疏並以卣爲中尊孫炎云尊彝爲上罍爲下卣爲中尊孔疏云祭時實鬯酒于彝此用卣者未祭則盛于卣及祭則實于彝是也鬯人廟用脩鄭注脩讀曰卣是也

案卣是盛秬鬯之器故鬯人掌之祼時和之以鬱乃以爲不用彝而用卣爲喪畢始禘饋食之禮其禮畧故用卣非也其王祼以圭瓚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春官典瑞祼圭有瓚以肆先王考工記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先鄭云于圭頭爲器可以挹鬯祼祭謂之瓚後鄭云瓚如盤其柄用圭有流前注漢禮瓚盤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明堂位灌用玉瓚大圭孔疏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以大圭爲瓚柄詩旱麓篇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簻云黃流也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

金爲外朱中央孔云毛以器是黃金照酒亦
黃故謂之黃流鄭易之者以言黃流在中當
謂在瓚之中不謂流出之時瓚中赤而不黃
故知非黃金說瓚之狀以冬官玉人璋狀言
之案鄭說爲是朱子亦從鄭義后亞祼以璋
瓚天官內宰大祭祀后祼則贊賈疏后亞王
祼尸內宰以璋瓚授尸祭統大宗執璋瓚亞
祼孔疏夫人有故大宗伯代夫人行禮其諸
侯未賜圭瓚亦用璋瓚小宗伯鄭注云天子
圭瓚諸侯璋瓚王制孔疏並同詩棫樸篇濟
濟辟王左右奉璋鄭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
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非也亞祼乃后之
事后有故則宗伯攝之此云用璋乃文王爲

諸侯時之禮非指后祼亦非宗伯攝行之祼
泛引殊欠分曉璋形半圭璋瓚有三考工記
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七寸黃
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繅鄭注射
琰出者也勺謂酒尊中勺也鼻勺流也凡流
皆爲龍口衡謂勺徑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
賈疏圭瓚口徑八寸下有盤徑一尺此徑四
寸徑既倍狹所容亦小但形狀相似耳鄭鍔
云祼圭之盤謂之瓚璋之盤謂之勺案祭統
明有璋瓚之文鍔說非是嘗有秬鬯以秬黍
爲酒未和鬱者盛之于卣春官鬯人掌共秬
鬯而飾之廟用卣詩書左傳並云秬鬯一卣
是也有鬱鬯嘗築鬱金香草煮之和秬鬯實之

于奠春官鬱人凡祭祀之祼事和鬱鬯以實
奠而陳之郊特牲鬱合鬯是也秬鬯鄭云鬯
釀秬爲酒芬香條暢于上下秬如黑黍一稃
二米鬱鬯鄭云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
農云鬱草名十葉爲貫一百二十貫爲築以
煮之鐕中停於祭前鬱爲草若蘭肆師及果
築鬻鬻讀爲煮鄭司農云築煮香草煮以
爲鬯雜記暢曰以掬杵以梧孔疏暢謂鬱鬯
掬桐也梧桐也謂以桐爲臼桐爲杵擣鬱鬯
亦據此則以秬黍爲酒盛之于卣者鬯人所
掌也築鬱金香草擣之煮之者肆師所掌也
以所築煮和鬯酒以實奠而陳之者鬱人所
掌也其儀節前一日司尊奠陳六奠鬯人共

秬鬯肆師爲鬱鬯鬱人共祼器典瑞設圭瓚
璋瓚祭之日逆尸入室大祝小祝君純冕立于阼夫
人副褘立于房中祭統鬱人灌圭瓚璋瓚和鬱
鬯以實奠而陳之奉王沃盥春官王入太室祼
洛誥執圭瓚祼尸祭統小宗伯授王圭瓚小宰贊
王授尸小宗伯注疏尸受之灌地以祭之向口啐之
奠之于地小宰注疏是爲始獻后以璋瓚亞祼內宰
贊之后若有故不與大宗伯執璋瓚攝后祼
祭統注疏執璋瓚者其判在內朱子詩傳尸受祭之啐之奠
之注小宰是爲亞獻既灌然後迎牲坐尸于堂並郊特牲
行朝踐之禮其云祼將者周禮鬱人詔祼將
之儀小宰贊王祼將之事小宗伯以時將瓚
祼詩大雅云殷士膚敏祼將于京注疏並云

將送也猶奉也小宗伯奉瓚祼而授王賓客
以瓚祼而授小宗伯謂之祼將惟殷士祼將
孔氏以爲此周人尚臭舉祼將以表祭事見
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灌是也其諸侯未
賜圭瓚者不得爲祼白虎通云天子祼諸侯
薰大夫芑蘭士兼庶人艾王制曰諸侯賜圭
瓚然後爲祼未賜圭瓚則資祼于天子說者
以爲未賜圭瓚者每祭請祼于天子而用祼
非也此言向未賜圭瓚而今始賜者則天子
必資之以祼如詩江漢篇云釐爾圭瓚必兼
以秬祼一卣程大昌云初賜圭瓚未及自爲
之祼即并祼以賜使歸告祖案此正所謂資
祼于天子也書文侯之命用賚爾秬祼一卣

僖二十八年左氏傳王賜晉侯秬祼一卣孔
疏云言秬祼必以圭瓚副可知是也白虎通
云圭瓚秬祼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後賜
之秬祼孝道純備故内和外榮玉以象德金
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君子有黄中通
理之道美素之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美
德之至也祼者芬香之至合天下之極美以
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祼乎

應氏撝謙禮樂彙編王禮篇御僕進盥鬱人沃盥如
初濯祼玉授王小宰贊王就雞彝司彝舉冪王酌鬱
祼司彝反冪王執圭瓚祼尸灌之于地以瓚授祝祝
授小宰王拜太祖尸答拜三退出卿大夫皆出后盥
于内洗内宰濯瑒瓚授外宗外宗以授王后后就鳥

灮酌鬱鬯司尊啟冪反冪如初后執璋瓚亞獻授外宗后拜太祖尸答拜后興入于西房王后有事不與則大宗伯攝之而亞祼賓執璋瓚酌雞彝三祼殷士祼將如儀

蕙田案經文所載祼事參伍攷之蓋已詳明唯王與后執圭璋灌尸尸受祭之啐之奠之鄭氏謂尸受灌地降神名爲祭之向口啐之乃奠之于地應氏謂啐之是饗味奠之則非達于淵泉矣祭之一層但舉啐之奠之爲說非是又祼將經文只有正祼亞祼而贊祼將者特諸臣助祭事詩殷士祼將鄭氏謂周人尚臭舉祼將以表祭事不必專助行祼是也應氏又添入賓祼一層非是

右祼 王一獻后亞獻

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率瞽登歌令奏擊拊（疏大祭祀之時下神合樂皆升歌清廟故將作樂時大師率取瞽人登堂于西階之東北面坐而歌者與瑟以歌詩也拊所以導引歌者）

小師大祭祀登歌擊拊

禮記祭統大嘗禘升歌清廟

明堂位升歌清廟（疏升升堂也升樂工于廟堂而歌清廟詩也）

周禮春官大司樂凡樂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磬之舞於宗廟之中奏之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矣（注先奏是樂以致其神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疏致神則下神也周之禮凡祭祀皆先作樂下神乃薦獻薦獻訖乃合樂而祼焉據宗廟肆獻祼是也）

蕙田案殷人先作樂而後迎牲故曰先求諸

陽周人既祼而後迎牲故曰先求諸陰其實殷人亦未嘗不灌灌在作樂之後周人亦未嘗不作樂作樂在既祼之後先陽後陰重在樂先陰後陽重在祼非殷人有樂而無祼周人有祼而無樂也鄭氏先奏樂而後灌之說與經文未協今移入祼後益即升歌清廟時也

周禮春官太祝逆牲令鐘鼓　右作樂降神

禮記郊特牲既灌然後迎牲（注）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已乃迎牲于庭殺之天子諸侯之禮也（疏）先求神後迎牲也云天子諸侯之禮也者以儀禮少牢特牲是大夫士之禮無灌鬱薦鬯之事故也

明堂位君肉袒迎牲于門卿大夫贊君（疏）迎牲于門者謂祼鬯之後牲入之時迎之于門卿大夫助君謂初迎牲幣以告及終祭以來之事也

祭統及迎牲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注）天子諸侯之祭禮先有祼尸之事乃後迎牲（疏）紼引牛鼻繩君自執之入繫于碑卿大夫從者謂卿大夫從之及殺與幣告也皆從于君士執芻者芻謂藁也以其殺牲用芻藁藉之

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

祭義祭之日君牽牲穆答君卿大夫序從既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注）麗猶繫也毛牛上耳以耳毛為上也（疏）此一節明祭廟牽牲致敬穆答君者穆謂子姓答對也言祭廟君牽牲之時子姓對君共牽牲卿大夫序從者卿大夫佐幣士奉芻依次第而從君也既入廟門麗于碑者君牽牲入廟門繫著中庭碑也王肅云以紼貫碑中君從此待之也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者將殺牲故袒取牛毛薦之故云毛牛也以耳毛為上故云尚耳耳主聰欲使神聽之

周禮地官充人碩牲則贊（注）贊助也君牽牲入將殺之助持之（疏）言碩牲者謂君牽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皆云博碩肥腯此充人既是養牲之官當助持牛紼而牽之

王昭禹曰碩大也所以告其體之充若左傳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是已蓋君牽牲宗人告碩而充人則贊之饋食之禮宗人視牲告充則碩牲為贊宗人明矣

封人歌舞牲（注）謂君牽牲入時隨歌舞之言其肥香以歆神也鄭司農云封人之歌舞其牲之博碩肥腯

春秋桓公六年左氏傳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

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瘵蟲而無有所闕

禮記禮器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

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注奠盎設盎齊之奠也此時君牽牲將薦毛血）

陸氏佃曰君牽牲夫人奠盎此當朝踐之節鄭氏謂繹祭誤也

蕙田案奠盎與牽牲相屬明係朝踐薦血時即禮器君親制祭夫人所薦之盎也將薦之必先奠之盎君迎牲而夫人薦豆籩君牽牲而夫人薦盎朝事延尸于堂燔燎制祭既有豆籩必有酒齊正所謂設祭于堂也

禮器納牲詔于庭（注納牲于庭時也當用幣告神而殺牲）（疏此謂祼鬯既訖君出廟門以迎牲牽牲而入納于庭之時于時須告神以殺牲大夫則贊助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納牲詔于庭者詔告也謂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詔于庭）

禮記郊特牲坐尸于堂（注坐尸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席東面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主北焉）（疏天子諸侯朝事之事坐尸于堂戶西南面坐主在西方東面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坐尸于堂者既灌之後尸出堂室也云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者以在奧東面以南為尊主尊故居南既居南故尸來升席自北方也尸各席朝事延尸於戶外尸南面主席于東面是也）

陳氏禮書尸入既祼于室然後延之于戶西坐于主東南面行朝踐之禮焉延之於戶西所謂坐尸於堂是也坐於主東所謂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是也南面所謂子南面父北面而事之是也

又曰儀禮大夫士無祼禮故殺牲而後迎尸天子諸侯有祼禮故迎尸而後迎牲鄭氏曰迎牲之時坐尸于堂西南面坐主于堂西東面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坐于主北然祭統曰所使為尸者於祭者

右迎牲詔牲

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則尸之在堂固南面矣特牲少牢皆坐尸於室西東面則尸之在室西東面矣鄭氏曰延主於室之奥上坐主于西東面是象神者與神異嚮無是理也

蕙田案堂以南面爲尊所以當戶而坐室西南隅也室以東面爲尊所謂負斧扆南面是爲奥也鄭氏蓋牽于室中東面故并以釋堂上主席耳陳氏辨之極是

禮器設祭於堂（注）設祭之饌于堂人君禮然（疏）設祭者謂薦腥燔時設此所薦饌于堂

春官司尊彝注朝踐謂薦血腥酌醴始行祭事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賈疏）王出迎牲之時祝延尸向戶外戶牖之間南面后于是薦朝事八豆八籩王迎牲入廟卿大夫贊幣而從牲麗于碑王既殺太僕贊王牲事取血以告殺取毛以告純解而腥之爲七體薦于神坐訖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此經朝踐用兩獻尊也云后于是薦朝事之豆籩既又酌獻者先薦後獻祭禮也其實薦豆籩在王獻前今在王獻後乃言后薦豆籩者鄭欲說王事訖乃說后事故后言薦豆籩也陳氏禮書朝踐亦謂之朝事又謂之朝獻以象朝時之所養也

蔡氏德晉曰朝獻謂朝時尸既祼獻坐之於堂殺牲以薦血腥燔之事踐即籩豆有踐之踐行列之貌此時后先薦朝事之豆籩設之有行列也

蕙田案郊特牲有虞氏之祭尚用氣血腥祭用氣也孔疏血謂祭祀以血詔神于室腥謂薦腥肉于堂爓謂沈肉于湯次腥亦薦于堂今案詔毛血後有燔燎制祭蓋肺肝首心

君親制祭夫人奠盎等儀節皆在祭腥祭爓之前是皆血祭也詩云取其血膋則合黍稷膟膋而燔之洗肝于鬱鬯而制之明皆是血矣入以告神于室出以墮于主前則亦在堂矣孔氏但以祭腥爓為在堂專以詒血毛于室為血祭恐遺却燔燎制祭奠盎等事不知設祭于堂是總言朝踐血腥爓祭之祭故欲設祭而先坐尸於堂是此條乃是朝踐薦祭之總括下夫人薦豆籩薦盎薦涗正是設祭事也

右坐尸設祭於堂

周禮天官籩人朝事之籩其實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注）鄭司農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元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云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疏）此言朝事謂祭宗廟二灌之後祝延尸於戶外后薦此八籩先鄭不推上下文勢祭祀為義直以為生人所食解之故後鄭不從也元謂以司尊彝之職參之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者案司尊彝職除二灌有朝踐饋獻為食前二節彼又有朝獻再獻食後酳尸為一節又參少牢主人酬尸宰夫羞房中之羞復為一節總四節亦據祭宗廟故鄭云然也

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芹菹兔醢深蒲醢茆根醢

葅醢臡（疏）言朝事之豆者亦謂朝踐節

春官外宗佐王后薦玉豆眡豆籩（注）眡視其實（疏）云佐王后薦玉豆者凡于之豆籩皆玉飾之餘文豆籩不云玉者文畧皆有玉可知若然直云薦豆不云籩者以豆云玉畧籩不言義可知也云眡豆籩者謂在堂東未設之時眡其實也

鄭氏鍔曰內宗言加則外宗所佐者乃朝踐饋食之尸非惟佐王后薦之又當眡其實益豆人醢人共之外宗又臨視之

禮記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注）校豆中央直者也執醴授醴之人授夫人以豆則執鐙（疏）執醴授醴之人者謂夫人獻尸以醴齊此人酌醴以授夫人至夫人薦豆此人又執豆以授夫人獻與薦皆此人所掌故也

明堂位夫人薦豆籩命婦贊夫人（注）命婦于內則世婦也于外則夫人與妻也祭祀世婦以下佐夫人（疏）夫人薦豆籩者謂朝踐及饋執并酳尸之時也命婦助夫人謂薦豆籩及祭祀之屬

方氏慤曰造牲于門則薦豆籩于室可知牲則于外男子之事故君迎之豆籩則膳羞婦人之事故夫人薦焉與五官奉六牲六官奉六齊同義經有言籩豆何也凡籩則豆從之用豆則籩不必從也故禮器言天子諸侯之豆數鄉飲酒言五十六十之豆數未有特言籩者若晉侯享季孫宿有加籩而武子辭則雖

或特言籩固亦有豆矣周官籩人掌四籩之實醢人掌四豆之實其序則先籩人而後醢人焉蓋以籩尊而豆卑故也及其並陳則籩居邊而豆居裡然則以尊卑言故曰豆籩其實一也君與夫人祭主也心崇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

蕙田案事之豆籩薦于堂饋食之豆籩薦于室方氏慤言薦豆籩于室非也郊特牲坐尸于堂鄭注時尸薦以籩豆至薦熟乃更延主于室之奥尸來升席禮運孔疏太祖之尸坐于戶西南面主在其右尸主之前則薦用籩豆也

祭統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右薦朝事豆籩

周禮夏官司弓矢凡祭祀共射牲之弓矢注射牲示親殺也殺牲非尊者所親唯射為可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疏案禮記君親制祭詩云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則射殺兼為而言唯射者彼亦示行之非正制之耳是以司弓矢共王射牲之弓矢此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楚語曰劉羊擊豕而已云今立秋有貙劉云者漢時苑中有貙劉即爾雅貙似狸劉殺也云立秋貙殺物引之者記孟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法

射人祭祀則贊射牲注孟嘗之禮有射豕者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令立秋有貙劉云疏鄭知孟嘗之禮易氏祓曰祭祀之禮以牲為重視牲分牲養牲巡牲見于未祭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者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已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為之方其迎牲于門則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至于君親射牲而孤卿大夫咸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以其掌射法治射儀故也

右射牲

詩小雅信南山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傳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膋腸間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疏先以鬱鬯灌神乃迎牲告純也鸞刀之于蕭合馨香也疏先以鬱鬯灌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享時者太宰云及納享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乃使從于後以驛牲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膟膋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蕭其事曰享于祖考謂納享時者然則納享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享也享于祖考知是納享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享時也納享而謂之獻于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牲有射豕者據逸禮當禮而知云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者據祭天之時牲則犢也若然宗廟之祭秋冬則射之春夏否也祭天則四時常射天尊故也是以司弓矢共王射牲之弓矢此射人贊射牲也諸侯以下則不射楚語曰劉羊擊豕而已云今立秋有貙劉云者漢時苑中有貙劉即爾雅貙似狸劉殺也云立秋貙殺物引之者記孟嘗在秋有射牲順時氣之法

易氏祓曰祭祀之禮以牲為重視牲分牲養牲巡牲見于未祭之先將祭之時則夕牲展牲牽牲射牲割牲無非禮者射人所掌則射牲之禮而已國語曰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此雖天子自為之方其迎牲于門則君執紼卿大夫從士執芻至于君親射牲而孤卿大夫咸與焉此射人相孤卿大夫之法儀以其掌射法治射儀故也

右射牲

詩小雅信南山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傳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膋腸間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疏先以鬱鬯灌神乃迎牲告純也鸞刀之于蕭合馨香也疏先以鬱鬯灌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享時者太宰云及納享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亨人乃使從于後以驛牲之牲迎而入于廟門以獻于祖考之神既納以告神乃令卿大夫執持其鸞鈴之刀以此刀開其牲之皮毛取牲血與脂膏之膟膋而退毛以告純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馨香以薦神各有其人皆蕭其事曰享于祖考謂納然則納享者謂牽牲入廟將殺授亨人故謂之納享也享于祖考知是納享時者祭義云君牽牲入廟門麗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鸞刀以割之此下文乃言執其鸞刀故知是納享時也納享而謂之獻于祖考者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也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故郊特

牲曰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祭義曰卿大夫鸞刀以割之取脾膋則此亦卿大夫也經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據文言之直開毛取血不似取毛篹言毛以告純者之郊特牲曰毛血告幽全之物貴純之道也楚語觀射父云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膋者腸間脂也脂釋者曰膏故云膋脂膏也血以告殺亦楚語文也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膋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此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肅郊特牲曰取脾膋燔燎升首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萬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

朱子詩傳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于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刀有鈴也膋脂膏也啟其毛以告純也取其血以告殺也取其膋以升臭也合之黍稷實之于蕭而燔之以求神于陽也記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迎牲蕭合羶薌羝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何氏楷曰孔疏謂開其毛似難通所取之毛以耳毛為上所謂毛牛尚耳是也取血以祭即所謂辟也孔云若不殺則無血故以血告殺也又郊特牲云血祭盛氣也疏謂血是氣之所舍故云盛氣也愚案二義兼之始備又血亦所用以燎也取膋為備燔燎之用以告臭也先儒皆謂當朝踐時祝取脾膋燔燎于爐入以告神于室故郊特牲云取脾膋燔燎升首報陽也以升首在燔燎之後故知當朝踐時也朝踐之禮行于灌後亦謂之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羶即血膋薌即黍稷故祭義云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羶即血膋薌即黍稷時又有燎故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又謂此朝踐時之燎及薦熟時又有燎故郊特牲云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奠謂熟薦時也據此則一祭而前後有二燎未知然否

禮記祭義鸞刀以割取脾膋乃退疏用鸞刀割牲體又取血及肝及蕘蕭也乃退謂殺牲竟而取卿大夫所割血毛脾膋薦之竟而退也祭有三節此一節竟故退說文云脾血祭膋是牛腸間脂也

右取脾膋

禮記禮器血毛詒于室疏謂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于室

方氏慤曰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詒于室以室比庭為幽故也

禮運薦其血毛疏薦其血毛者朝踐時延尸在堂祝以血毛告于室也

國語楚語觀射父曰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扳取以獻其為齊敬也注物色也告殺明不因故也接誠于人也扳毛取血獻其備物也

禮記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告幽全之物者貴純之道也（注）幽謂血也純謂中外皆善（疏）毛血謂祝初薦毛血于室時也血是告幽之物毛是告全之物告幽者言牲體肉裡美善告全者牲體外色完具所以備此告幽全之物者貴其牲之純善之道也

方氏慤曰信南山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蓋謂是矣

右詺血毛

禮記祭義二端既立報以二禮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此教衆反始也薦黍稷羞肺肝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教民相愛上下用情禮之至也（注）二端既立謂氣也魄也更有尊名云鬼神也二禮謂朝事與薦黍稷也朝事謂薦血腥時也薦黍稷所謂饋食也見當為覵字之誤也羶當為薌薌香覵以蕭光取牲祭脂也光猶氣也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覵人道祭之也報氣以氣報魄以實各首其類（疏）報氣謂朝踐之節也報魄謂饋熟之節也建謂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此明朝踐報氣之義也朝事謂早朝祭事燔燎謂取脾膋燔于爐炭覵謂雜也燔脾膋兼爇蕭萬是雜以蕭氣此等三祭是報氣也薦黍稷謂饋熟時薦此黍稷也羞肺肝心首者羞進也謂薦熟之時進肝之與肺及首之與心覵雜也言祭黍稷之時雜以兩甒醴酒更加之以鬱鬯者言非但薦熟是報魄祭初所以加鬱鬯者亦是報魄也熟報魄之時始云加鬱鬯者言祭黍稷為饋食之時失之矣以現在地下鬱鬯灌地雖是祭初亦是報魄不當薦熟之時故云加也

慕容氏彥逢曰前言氣魄為鬼神之盛所謂二端於是禮稱事而立緣情而行本乎二者為之故曰報以二禮也禮特牲曰祭求諸陰陽之義禮運曰以嘉魂魄是謂合莫蓋灌以求諸陰燎以求諸陽所謂二禮也二者朝事之所行而鄭以薦黍稷為饋食之時失之矣夫求神必於祭之始而祭之始必合鬼神以嘉魂魄所謂臭陰達于淵泉是也周人先求諸陰既灌然後迎牲至饋食而後報魄不已後乎況灌用鬱鬯貴氣用肝肺首心與黍稷同為朝事之時所用非必有於薦孰之時也其所謂建設朝事以取脾膋而燔燎焉則脾膋為羶黍稷為薌故謂之羶薌以羶為馨誤矣覵以蕭光覵以俠甒則求諸陰陽欲其氣之無

不達故又雜之以二者焉蕭之氣芳烈而遠聞以魂氣無所不之也兩甒謂用酒醴以報魄取其近人者焉欲其同于生也

方氏慤曰甒蓋瓦器有兩甒故曰俠以諸物見于夾甒之間故曰閒以俠甒又副之以鬱鬯之奠故曰加以鬱鬯宗廟之祭祼而後獻此於鬯言加者以尊尊而奠卑也瓦甒之所獻鬱鬯之所灌皆非饋食之事陸氏佃曰王已迎牲后已莫器然後取蕭祭脂以合羶香奏樂以合聲舞此降神之序也禮云既莫然後焫蕭是也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奏樂求諸陰陽之間朝踐之事于是行焉延尸于戶西尸南面主東向王乃殺牲啟其血毛祝出受之而以血告幽以毛告全皆于室更取脾膋燔于爐炭之上見以蕭光升首焉以報陽又蓋肺肝首心雜以爪甒加以鬱尊以報陰蓋肺肝首心周人朝事之薦備四代之尚也故郊特牲曰祭黍稷加肺祭齊加明水報陰也取脾膋燔升首報陽也祭義建設朝事燔燎羶薌見以蕭光以報氣也薦黍稷蓋肺肝首心見間以俠甒加以鬱鬯以報魄也祭義之報氣即特牲所謂報陽祭義之報魄即特牲所謂報陰祼獻之時有所謂報因其理也

蔡氏德晉曰薦黍稷謂米亦生而薦之以待燔燎象上古之燔黍加黍米于燒石上而燔之也猶喪禮飯用生米禮運謂之飯腥也孔穎達謂嚌肝肺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于爐炭出以隋于主前二是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蓋嚌肺

橫切之使不絕亦奠于俎上又並嚌之是也

蕙田案二禮鄭氏謂朝踐饋食慕容氏以求諸陰陽釋之是也此文明言建設朝事則報氣報魄均爲朝事可知鄭氏特泥于薦黍稷爲饋食時事其註郊特牲既奠二字云爲特牲饋食云祝酌奠于鉶南故以爲饋食之禮不知祝酌奠于鉶南乃士大夫饋食禮未迎尸以前事天子諸侯之酌奠亦當在未迎尸之前天子諸侯有朝踐有饋食特牲少牢大夫士禮有饋食無朝踐乃以天子諸侯之祝酌奠下同于大夫士詎知所謂饋食者乃祭禮之名而非當饋食之節也即據此一註可知鄭氏亦以既奠爲祝酌奠之奠乃因其兄于士大夫饋食禮而謂即當饋食之時豈知天子諸侯之饋食在後而酌奠在朝踐之先不唯其說之未確而其誤解之故鄭氏已明明自露矣薦黍稷羞肺肝首心即君親制祭事蔡氏謂黍稷亦生而薦之猶喪禮飯用生米禮運謂之飯腥極有據蓋當是時以神道事尸故薦血毛羞肺肝首心皆是生用薦盎加鬱鬯皆與饋食不同則其爲黍稷之生米可知蓋用以合蕭與脂而燔燎之郊特牲所謂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此文所云羶薌者也豈饋食之黍稷乎加以鬱鬯者是時尸方祼後鬱鬯同薦蓋故曰加方氏謂祼而後獻言加者以

尊尊而爨卑卑鯷之所獻鬱鬯之所灌皆非
饋食時事真有識之言即孔疏亦曰不當薦
熟之時故云加亦可知其辭之岐矣陸農師
以蓋肺肝首心謂周人朝事之蓋備四代之
尚創論亦確論蓋明堂位所言尚首尚心尚
肝尚肺乃挼祭之事在饋熟之時故祭黍稷
加肺未嘗兼用肝與首心此兼言之故郊特
牲曰祭肺肝心貴氣主也則其爲非挼祭之
離肺絶肺而爲制祭之所薦又明矣報氣報
魄謂即郊特牲之報陽報陰尤爲融洽總之
鄭氏因誤認二禮爲朝踐饋食故燔蕭燔燎
以祭義郊特牲分爲二事謂兩度燔蕭于黍
稷則以爲饋食之粢盛於肺肝首心則以爲

挼祭而鬱鬯爲祼時所獻者亦并入饋食之
時以致經文之意皆祭祀之節次觸處窒礙
諸儒雖見及此而其說卒未歸于一故臚列
而詳說之俾聖經之條理各有歸宿學禮者
于此得其間而求之可也

郊特牲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故既奠然後燔蕭合
羶薌（注既奠謂薦孰時也特牲饋食所云祝酌奠
于鉶南是也蕭薌萬也染以脂合黍稷燒之）
取脾臂燔燎膋也（注脾臂肠間脂也與蕭合燒之亦有黍稷也）疏
緩于主前又升首于室至爲孰時祝取脾臂燎于爐炭入以告神于室出以
之是臭陽達于墻屋也脾臂黍稷並是陽氣之物故云報陽也
方氏慤曰黍稷地產皆陰類也燔
燎之火則司烜氏所取于日者也

陳氏禮書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以形魄歸于地而
求諸陰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墻屋以魂氣歸于天
而求諸陽也祭祀君與夫人所以自盡者也故君灌

以圭夫人灌以瑒君迎牲夫人奠盎記言灌以圭瑒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既奠然後焫蕭是迎牲奠盎皆在既灌之後而焫蕭又在既奠之後則灌求神之始也而焫蕭次之迎牲奠盎事神之始也而獻薦次之求諸陰而事之猶以為未又求諸陽而曲致焉則神其不格乎設燔燎羶薌見以蕭光則羶脾脅之氣也薌黍稷之氣也蕭合脾脅黍稷而燔燎之在朝事之節而朝事之初有迎牲奠盎之禮則祭義郊特牲之文雖殊其事一也盎迎牲而刲之則血毛告于室以示其幽全脾膋焫于堂以達其臭氣而羹定之所詔又在其後不然不足謂之尚臭也鄭康成以祭義所言為朝事之焫蕭以郊特牲所言為饋食之焫蕭

蕙田案蕭合黍稷便是祭義之燔燎羶香止是一事所謂既奠者即儀禮祝酌奠于鉶南在士大夫為未迎尸之前在天子亦在未迎尸未朝踐之先故曰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其為殺牲制祭之事明矣康成釋既奠為即特牲祝酌奠于鉶南之奠可知天子諸侯自有陰厭酌奠之禮矣乃泥于饋食之禮遂并入于饋食之時其謬固可不攻而自破至燔燎焫蕭皆是求神之事與酌奠祼獻詔室制祭枋祭皆在朝踐之時豈有合亨之後進黍稷之時以人道事神忽又加以燔燎之理此考之于經求之於義可斷然信其朝踐之事而非有再度之焫蕭審矣陳氏雖疑之而以

莫盛爲說其病正坐在忘却陰厭一節事耳

詩大雅生民篇取蕭祭脂（連取蕭合黍稷臭達墻屋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爇取蕭草與祭牲之脂爇之于行神之位馨香既聞（疏言宗廟之祭以香萬合黍稷欲使臭氣通達于墻屋故記酌于尸已奠之而後燒此香萬以合其馨香之氣彼神歆饗之故此亦用蕭取其馨香也此言祭脂彼不言脂彼言黍稷皆文不具耳）

朱子集傳蕭萬也脂膟膋也宗廟之祭取蕭合膟膋之使臭達于墻屋則墻上見之

何氏楷曰此指宗廟之祭言取香萬及祭牲之脂雜燒之所以達其馨香之氣使神歆享之也其燒此二物又必合黍稷古人以神之道微不可搏執故求萬物之理以爲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故用百物之英華庶幾彌留之此蕭之氣達于墻屋則墻內乃熱蕭之地故曰蕭墻之內壬應麟云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謂祭祀用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攷之殊無依據開元開寶禮不用

禮記郊特牲詔祝于室（注謂朝事時也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取牲膟膋燔于爐炭洗肝于鬱鬯而燔之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隋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疏天子諸侯朝事之時坐尸于堂祝乃取牲膟膋燔于爐炭入告神于室又出墮于主當此時上乃親先肝于鬱鬯而燔之以制于主前今云詔祝于室是燎于爐炭入告神于室也云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墮于主前者墮祭也謂分減肝膋以祭主前也云主人

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者制割也謂割其肝而不相離案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此云詔祝于室下云用牲于庭故知制祭當此節也

禮器君親制祭（注親制祭謂朝事進血膋時所制者制肝洗于鬱鬯以祭于室及主也（疏殺牲已畢進血膋時君斷制牲肝洗升首報陽也又祭義取膟膋之後又燔祭祭腥則膟膋所用在腥燔之前故知血膋是朝事時也

方氏慤曰言制祭亦割之矣以方殺而多少未定故曰制制祭薦盎朝事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益腥與齊神道也

祭統君執鸞刀羞嚌（注嚌齊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于爐炭出薦之主前二謂饋孰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橫切之使不絕亦與于殂上尸並嚌之故云羞嚌一云羞進也謂君用鸞刀刲此嚌肉以進之案少牢特牲薦熟之時俎有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離而不提心二肺皆祭之故鄭云祭肺及舉肺切之舉肺也

郊特牲血祭盛氣也祭肺肝心貴氣主也（注周祭肺殷祭肝夏祭心氣主氣之所舍也）

方氏慤曰經血腥爓祭用氣也然腥爓之氣不若血之聚則盛矣故曰血祭盛氣也五行之氣在人則為五臟之氣各有所主而牲亦象之肺則金氣之所主也肝心木火氣之所主也經獨言三者則以三代之所用者言之故也

蕙田案疏亦以祭肺肝心為制祭薦血腥羞

文義之自然雖欲强從注家之說而不覺自岐其指矣惟謂制祭後又薦血腥未安詳見後條

周禮春官太祝隋釁（注隋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疏鄭云隋釁謂薦血也者賈氏云釁釁宗廟馬氏云血以塗鐘鼓鄭不從而以為薦血祭祀者下文云既祭令徹則此上下皆是祭祀之事何得丁中輒有釁廟塗鼓直稱釁何得兼言隋故為祭祀薦血解之）

蕙田案隋釁注疏謂宗廟薦血極是禮器君親制祭注疏謂朝事進血膋時制肝于鬱爨以祭于室及主郊特牲詔祝於室注疏謂取牲脾膋燔于爐炭洗肝于鬱爨而燔之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隋于主前隋祭也謂分臧肝膋以祭主前祭統君執鸞刀羞嚌疏鸞刀羞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燔于爐炭出薦之主前祭義羞肺肝首心郊特牲血祭也祭肺肝心疏謂血祭是堂上制祭後又薦血腥肺肝心三者並為氣之宅故祭時先用之據此則朝踐時燔燎制祭羞肺肝首心即是血祭以君親制之謂之制祭取肺肝與膋薦之謂之血祭也經謂血腥爓祭此正血祭無疑周禮太祝所掌羞天子之事耳先儒以祭肺肝心專謂饋食時者誤不知肺肝首心有生有孰朝踐薦生而兼血饋食薦熟而在俎疏義極明不可混也惟疏謂血祭是制祭後又薦血腥分制祭血祭為二似未安詳考經文制祭之外更無血祭一節事也

辨貫疏祭宗廟不薦血

周禮春官司尊彝注朝踐謂薦血腥（賈疏禮器云郊血大饗腥則享祭宗廟無血此云薦血腥者謂肉非謂如別薦血也）

蕙田案賈氏此疏與太祝隋釁條互異

禮器郊血孔疏凡郊與大饗三獻之屬正祭之時皆有血有腥有爓有熟此云郊血是郊有血也郊特牲云血毛告幽全是宗廟有血也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五祀是三獻有血也楚語云禘郊則有全烝是祭天有熟也有熟則有腥可知也宗伯云以肆祼獻享先王是大享有腥有熟也此云三獻爓宗伯云以血祭社稷五祀既有血有爓明有腥有熟可知也　皇氏曰郊天與大享三獻並有血腥爓熟今所以各言者此據設之先後郊則先設血後設腥與爓熟雖以郊爲主其祭天皆然也大享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于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享爲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

蕙田案信南山詩取其血膋禮運薦其血毛禮器血毛諸于室郊特牲毛血告幽全之物也血祭盛氣也皆宗廟薦血之據賈氏祭宗廟無血甚悞

禮器君親制祭夫人薦盎（疏君斷制割牲洗于鑾盛入以祭神于室於此之時夫人薦盎齊以獻之）

蕙田案禮運云醴酸以獻疏謂朝踐之時用醴此盎齊即醴也禮器即醴酸以獻也祭義君牽牲夫人奠盎至此乃薦之奠而後薦正是一事盎制祭所以求神求神則必有薦獻也

祭統宗婦執盎從夫人薦泲水（注泲盎齊也盎齊泲酌也凡尊有明水玄酒泲之泲水是明水宗婦執盎齊從夫人夫人薦泲水者泲即盎齊由自酒用清酒以泲此泲齊而薦之者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盎齊泲酌也者周禮司尊彝文案彼注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謂之泲酌鄭引此者解經夫人薦泲是盎齊也云從者謂同宗之婦執盎以從夫人夫人薦泲水者泲即盎齊由自酒用清酒以泲此泲齊而薦之者因盎齊有明水連言水耳盎齊泲酌也者周禮司尊彝文案彼注云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泲之謂之泲酌鄭引此者解經夫人薦泲是盎齊也云）

凡尊有明水因兼云水兩者以經夫人薦泲祇是薦盎不薦明水今經薦泲之下別更言水此謂明水也以盎齊者郊特牲云祭齊加明水是也

方氏慤曰齊有五而宗婦止執盎者按君牽牲時也祭義夫人奠盎與此合薦泲水郊特牲所謂明水泲齊貴新是也酌齊則必用泲矣祭義不言略也

周禮春官司尊彝盎齊泲酌(注)禮運曰元酒在室醴酸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以五齊次之則酸酒盎齊也者盎也郊特牲曰酸酒泲于清盎齊差清和以清酒沛之而已(疏)酸酒盎齊也者盎酸酒泲于清者酸酒即盎齊也盎齊云酒則酒齊亦通云盎處即一物明酸酒盎齊也盎齊差清亦不言縮則不用茅泲謂新亦謂沛之也彼記人所取此盎齊泲酌解之以盎祭欲沛之時則以清酒和而沛泲使可酌故直云泲于清也

禮記郊特牲醆酒泲于清(注)醆酒盎齊盎齊差清和之以清酒沛之而已沛盎齊必和以清酒者皆久味相得同又周禮醴齊之後有盎齊泲酌此云醆酒泲于清泲文是禮運醴後有醆故知醆謂盎齊也

禮運醴醆以獻(疏)醴醆以獻朝踐之時用醴

元酒以祭(疏)元酒以祭者謂朝踐之時設此元酒於五齊之上以致祭鬼神此重古設之其實不用以祭也

右燔燎焖蕭制祭萁盎

周禮天官內饔凡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疏)內饔不掌外神故云宗廟之祭祀掌割亨之事祭祀言凡者謂四時及祫禘并月祭等皆在其中掌其割亨之事上王后言煎和此不言煎和者鬼神尚質不貴羹味故不言煎和

夏官司士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注)割牲制體也者若據祭祀則(疏)割牲制體也羞俎熟其殺體其大豕牛羊之類

詩小雅楚茨或剥或亨或肆或將(疏)肆陳將齊也或陳于互或齊其肉(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剥其皮者有煮熟之者(疏)行葦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將齊釋言文郭璞曰謂分齊也地官牛人云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注云互若今屠家縣肉架則肆謂既殺乃陳之于互亨之前以二者事類相將故進或亨于互上也就互上而齊之也或肆或將其事俱在或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爓之豚解腥之是解剥其肉也

蕙田案楚茨或剥或亨或肆或將毛鄭異義毛以肆爲陳于互將爲齊其肉此是殺牲當朝踐時事鄭以肆爲肆其骨體于俎將爲奉持而進之此是饋食時事朱子從鄭義今案楚茨所言禮儀節次頗分明絜爾牛羊下止當言殺牲至執爨以下方是饋食時事此方

言絜爾牛羊遽言饋食則竟遺却朝踐一節矣況云肆其骨體于俎與下爲俎孔碩又相複則鄭義不如毛義之長

周禮地官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注）進所肆解骨體士喪禮曰肆解去蹄（疏）云羞其肆者羞進也肆解也謂于俎上進所解牲體于神座前肆解體骨者為七解體之故引士喪禮曰肆解去蹄彼注云四解之殊肩髀彼言殊肩髀與此骨體一也但彼云四髀此云肆解當彼髀也後鄭必不從先鄭為肆陳骨體為二十一體者案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殺彼注云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也熟其殺謂體解而爛之祭祀之法先豚解後體解經云奉牛牲謂初牽入時即言羞其肆明先豚解又案國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明知不得先有體解若然則禘郊之事先全烝始後解體也若宗廟之祭則無全烝先豚解次體解祖遷所云者是也

夏官小子掌祭祀羞羊肆（注）元謂肆讀為髯羊髯者所謂豚解也（疏）後鄭讀肆從髯羊髯者所謂豚解也虞禮云主人不親豚解豚解之法則士喪禮特牲四髯去蹄謂四段解之殊肩髀如解豚故名豚解若然大夫士祭自饋孰始故云祭即體解為二十一體喪事畧則有豚解其天子諸侯之祭有腥而腥之饋獻則有體解而爛之酳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

禮記郊特牲君再拜稽首肉袒親割敬之至也敬之至也服也拜服也稽首服之甚也肉袒服之盡也（注）割解牲體（疏）再拜稽首肉袒所以致親割之勞割謂割牲以人君之尊而極乃是服順于親也

方氏慤曰袒則肉露故謂之肉袒所以為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匐匍拜而服勞如此所以為敬之至服屈服于神故曰敬之至也服也詩言匐匍拜而以拜為屈故曰拜服也拜下兩手而已稽首則首至地焉故曰稽首服之甚也首雖至地又未若肉袒服之盡也

周禮夏官羊人祭祀割羊牲登其首（注）登升也升首報陽也升者見郊特牲云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注云制祭之後升牲首于北墉下云報陽者首為陽對足為陰祭祀之時三牲之首俱升此特言羊者以其羊人所升不升餘牲故言羊也

禮記郊特牲升首于室（注）升首于室謂制祭之後升牲首于北墉下尊首尚氣也

方氏慤曰升首于室即升首報陽若羊人祭祀割牲登其首

升首報陽也

方氏慤曰首者陽之體升者陽之事皆陽類也

首也者直也（注）直者訓所以升首祭也直或為植（疏）直正也言首為一體之正

方氏慤曰首謂升首也首植而直支偶而曲故曰首也者直也以其直故得特達以升於室焉

蕙田案殺牲取血膋而詔祝于室隋于主前

夫人莫盛則血祭已畢至是將舉腥祭乃割牲而豚解之正所謂或肆或將者也首牲體之元爲腥肉之尊者故先升之祭血自詔室而及堂祭腥在堂而升首于室于彼于此皆所以求神也故合割牲升首爲一條以爲薦腥薦爛之漸

辨陸佃割牲爲饋食時事

郊特牲肉袒親割陸佃曰凡祭稽首不必肉袒肉袒不必稽首兼之者此與益朝踐以前以素爲貴父子之事多饋食以後以文爲貴君臣之事多

蕙田案肉袒割牲亦朝踐之事說者以爲饋食以後非也山陰陸氏於祭義教民相愛節訓朝踐尊而饋食親于此處又云朝踐以前父子之事饋食以後君臣之事義不相顧緣強說割牲爲饋食事故也

辨陸佃升首獨羊之說

祭義鸞刀以割取脾膋陸佃曰郊特牲曰取脾膋燔燎升首報陽也與此取脾膋不同彼羊也此牛也知然者以羊人云祭祀割牲登其首知之也

蕙田案升首于室三牲並升不獨羊也周禮羊人登其首賈疏謂祭祀時三牲之首俱升特言羊者以其羊人所升不升餘牲故言羊是也陸氏分郊特牲取脾膋爲羊祭義取脾膋爲牛甚悞

右割牲升首

禮記禮運腥其俎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疏腥其俎者謂朝踐時既殺牲以俎盛肉進于尸前也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載牲體兩髀兩肩兩肫并脊凡七體也士虞禮主人不視豚解注云豚解解前後脛脊脅而已是豚解七體也案特牲少牢以薦孰為始之時皆體解無豚解以無朝踐薦腥故也其天子諸侯既有朝踐薦腥故知腥其俎為豚解

禮器大饗腥疏大饗之時血與腥同時俱薦當朝事迎尸于戶外薦血腥也雖以大饗為主其宗廟之祭皆然也

蕙田案二條薦腥

禮運孰其殽（注）孰其殽謂體解而爓之（疏）孰其殽為體解而爓之體解則特牲少牢所升于俎以進神者是也案特牲九體肩一臂二臑三肫四胳五正脊六橫脊七長脅八短脅九少牢則十一體加以脡脊代脅為十一體也是分豚為體解此孰其殽謂體解訖以湯爓之不全孰次于腥而薦之堂故祭義曰爓祭祭腥而退是也

蕙田案此條薦爓

祭義爓祭祭腥而退（注）爓祭祭腥祭爓肉腥肉也湯肉曰爓（疏）薦脾脅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而以祭祭卒而退是恭敬之至極也此腥肉即禮運腥其俎也爓肉即禮運孰其殽也此先云爓便文耳非先后之次云湯肉為爓者以鬼神異于生雖曰孰殽但湯肉而已若其也小祀則煮肉合孰故郊特牲云一獻孰是爓與孰又別也

方性夫曰爓則向乎孰矣腥則全乎生而已

郊特牲腥肆爓脅豈知神之所饗也主人自盡其敬而已矣（疏）主祭或進腥體或薦解剔或進湯沈或薦煮熟

陳氏禮書血腥爓熟禮記曰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氣血腥爓用氣也商人臭味未成滌蕩其聲周人尚臭則自氣至於臭其禮浸文矣又曰郊血大饗腥三獻爓一獻熟則自血至於熟其誠浸殺矣蓋宗廟之祭始則以神事焉故以腥終則以人養焉故以熟則坐尸於堂血毛詒於室乃腥其俎熟其殽進於尸主之前以行朝踐焉鄭康成謂腥者豚解而爓之以法於上古熟者體解而爓之以法於中古是也

（疏）沈氏括曰一說謂腥爓以鬼道接之饋食以人道接之致疑也一或謂鬼神嗜腥爓此雖出于異說聖人知鬼神之情狀也或有此理未可致詰方氏慤曰由爓而上則尚氣而已至于孰則又尚味焉故郊特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辨豐疏爓祭爲饋食時

（疏）春官小子豐疏天子諸侯之祭有腥有爓有孰故初朝踐有豚解而腥之饋食則有體解而爓之酳尸乃有孰與大夫士不同也

郊特牲孔疏血謂祭初以血詒神于室腥謂朝踐薦腥肉于堂爓謂沈肉于湯次腥亦薦于堂　祭義孔疏言薦脾脅之後以俎載爓肉腥肉而祭並當朝踐之節

薦田案朝踐在堂以神道事尸故薦血薦腥薦爓皆尚氣之事饋食在室以人道事尸故薦孰薦黍稷皆尚味之事郊特牲以爓祭爲用氣孔疏以爲次于腥而薦之堂固在朝踐時非饋食時也

右祭腥祭爓

周禮春官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著尊皆有罍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犧尊皆有罍禮記禮器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尊在西君在阼夫人在房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疏罍尊在阼故君于阼階西向酌犧尊夫人于西房之前東嚮酌罍尊）

周禮天官大宰享先王贊玉爵（注宗廟獻用玉爵（疏享先王有玉爵按明堂位獻用玉瑴謂王朝踐饋獻酌罍尊）

內宰后獻則贊（注獻謂王薦腥薦孰后亦從後獻也（疏獻謂朝踐饋獻后以玉爵亞王而獻尸內宰贊后）

春官外宗贊王后獻（注獻酒于尸（疏朝踐饋獻及酳尸以食後亦是獻酳中可以兼之）

禮記禮運孔疏迎牲而入至於庭故禮器云納牲詔于庭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以血毛告于室故禮器血毛詔于室凡牲則廟各別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察逸禮云毀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于室太祖之尸坐于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壯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脾燎于爐炭入以詔神于室又出以薦于主前郊特牲云詔祝于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于鬱鬯而燔之以制于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于室中置于壯墉下后薦

朝事之豆籩乃薦腥于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

通典王乃祖而迎牲于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于庭云博碩肥腯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鸞刀啟其毛血以授于祝祝入室告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朝踐之時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脯醢而已乃取牲脾脅燔于爐炭入以詔神于室至于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隋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于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于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酌著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

通典王乃祖而迎牲于門牲入門則奏昭夏王親牽牲公卿大夫執幣以從入而告于庭云博碩肥腯王乃麗牲於碑親執鸞刀啟其毛血以授于祝祝入室告幽全之義遂乃殺牲始行朝踐之事凡牲廟用一牢朝踐之時尸出于室坐于戶西南面主在西東面時尸主之前薦以籩豆脯醢而已乃取牲脾脅燔于爐炭入以詔神于室至于時王親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隋于主主人親制其肝所謂制祭也次乃升牲首于室中北墉下尊首尚氣之義也時又薦腥于尸主之前謂之朝踐于時王以玉爵酌獻尊中醴齊以獻尸此二獻也后于是薦朝事之籩時堂上以夾鐘之調歌堂下以無射之調作大武之樂后于是亦以玉爵酌獻尊醴齊以獻尸此四獻也時堂下之樂亦作也於時王自作階而西酌獻后從西階東酌獻

楊氏復曰周禮內宰疏云堂上朝踐之節王出迎牲時祝延尸于戶外之西南面后薦八豆籩王牽牲以入以血毛告訖以此腥其俎薦于神前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二疏大畧皆同但后薦豆籩有先後之異案籩人疏云祝延尸于戶外后薦此八籩則當以內宰及籩人疏爲正

蕙田案三條互有得失尸主南面孔疏是通典誤薦豆籩在制祭前通典是孔疏誤

周禮春官太師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
右朝踐王三獻后四獻
易氏祓曰武功也言武王偃武而卒其伐功故大武之樂起于無射之戌應以夾鐘之卯以享先祖蓋主乎后稷而先公與焉謂王業之大實基于此亦其類也
劉氏彝曰周之先祖惟后稷詩之雝言禘太祖生民言尊祖而謂后稷生于姜嫄則凡言祖者皆后稷鄭乃以先祖為先王先公蓋先公自公劉而下王季而非始祖矣

下管播樂器令奏鼓棘〔疏〕凡樂歌者在上匏竹在下故云下管播樂器
禮記祭統大嘗禘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
明堂位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
陸氏佃曰宗廟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舞繼之夏籥序興是也

周頌詩序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注〕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疏〕謂合諸樂器一時奏之經

所云鞮鞻祝鬯筦管之屬是也不合異代之樂

禮記禮器廟堂之下縣鼓在西應鼓在東禮交動乎上樂交應乎下和之至也〔注〕言交乃和〔疏〕禮交動乎上者謂君與夫人酌獻之禮交相動于堂上也樂交應乎下者謂縣鼓應鼓相應在於堂下和之至也者謂堂上下禮樂交相應會和諧之至極也

蕙田案祼之後當作樂以下神故升歌清廟堂上之樂作薦血薦腥薦爓所以享神故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堂下之樂作詩序作樂而合乎祖禮器樂交動乎下是也書下管鼗鼓合止柷敔亦即此意也是為樂之第二節

右下管舞大武

詩小雅楚茨祝祭于祊祀事孔明〔傳〕祊門內也〔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乎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疏〕釋宮云閎謂之門李巡曰閎廟門名孫炎曰詩云祝祭于祊祊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而郊特牲云直祭祝于主注云直正也謂祭熟時祭以熟為正又曰索祭祝于祊注云廟門外之西室于此不同者以彼祊對正祭是明日之名曰祊又注祊之禮宜于廟門外

又按記文稱祊之于東方為求明在西方與繹俱在門外故禮器曰為祊于外祭統曰而出于祊對設祭于堂為正是亦明日之繹故皆在門外與此不同以廟門謂之祊知內外皆有祊稱也祝祭于祊者以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于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也每處求之是祀禮于是甚明也明此祊廟門之名其內得有待賓客之處者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其待之迎于大門之內則天子之禮焉其迎諸侯之臣或于廟門內也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此正祭之祊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此祭當在門西大率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處耳

朱子集傳祊廟門內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于門內待賓客之處也

何氏楷曰祊祭在廟門之內與他祭不同其字從示從方有索求諸四方之義舊說謂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祊此詩所云是也一是祭之明日繹祭之時行禮于祊若禮器所云是也又謂正祭之祊在廟門內之西繹祭之祊在廟門外之西今案爾雅祊作閍云閍謂之門說文祊一作彭云門內祭先祖所以徬徨是則祊祭自在門內原無二祊禮器所謂設祭于堂為祊乎外蓋對堂而言則門為外非謂祊在門外也家語衛莊公改舊制變宗廟高子羣問于孔子曰周禮繹祭于祊祊在廟門之西今衛君更之如之何孔子曰繹之于庫門內祊之于東方失之矣是可見繹祭當在祊祊之內之西今衛君既改祊之所于東而行繹禮又不于祊乃于庫門之內皆所謂失禮也然繹之所以必于祊者以繹為明日之又祭蓋正祭事畢則神可以歸矣孝孫孝子猶未忍其遽歸也故于明日又設繹祭而于門以求之也　祝祭于祊為行禮之始略如迎神之類雖其禮不傳然愚以祭統之文知之祭統稱祭有十倫首言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詔祝于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是則祭祊為行禮之始之

明據也輔廣云凡祀祼㸑則求諸陰燔蕭則求諸陽索祭祝于祊則求諸陰陽之間蓋魂無不在求之之備如此蓋謂祭祊以前尚有灌地迎牲告幽全升臭等事其祀禮甚明著也不詳悉言之者與信南山篇互見故略之也何以知諸禮在祭祊之前嘗參繹郊特牲禮器之言祊者而得之郊特牲曰詔祝于室坐尸于堂用牲于庭升首于室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又云祊之為言倞也倞也者直也而禮器則云納牲詔于庭血毛詔于室爨定詔于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設祭于堂為祊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二禮所記略同今案信南山所言祭以辟牲即納牲詔于庭及用

牲于庭也啟毛取血即毛血詔于室也脢脊燔燎先儒皆以為詔祝于室之事在取血膋之後即朝踐時也室以內有主在焉因而升牲首于室郊特牲所謂直祭祝于主而自解之曰首也者直也是可見升首之為直祭也此時尸坐于堂亦設有腥爓之祭焉所謂設祭于堂也猶恐神之或不在求而未之得也因于祊以求之郊特牲于直祭祝于主之下即繼之曰索祭祝于祊禮器于設祭于堂之下即繼之曰為祊乎外互相備也皆曰于彼乎于此乎蓋汲汲乎求神也

蕙田案郊特牲鄭注朝事延尸于戶西南面布主席東面至薦孰乃更延主于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坐于主北焉據此朝踐時尸

在堂主亦在堂饋食時尸在室主亦在室今升首在朝踐時不得云有主在室何氏所云恐未的確

禮記郊特牲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注謂之祊者以于繹祭名也于彼于此言室與堂與尚庶幾也（疏索祭祝于祊者廣博求神非但在廟又為求祭于祊也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內詩楚茨云祝祭于祊注云門內平生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上文云祊之于東方是也今此索祭是正祭日之祊禮器云為祊乎外以其稱外故注云明日繹祭此經不云外又下云所之為言敬也相饗之也報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也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此解正祭在廟之時或設饌于室或設饌在堂不知神所在之處為于彼室乎為于此堂乎故兩處設饌也或諸遠人乎此解索祭為祊之時其靈或遠離于人不在廟乎祭于祊者庶幾求于遠者焉言于遠處求神也云謂之祊以于繹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繹祭稱祊雖今日之正祭假以明日繹祭祊名同稱之曰祊也）

陸氏佃曰索祭祝于祊謂尸已出祝于祊而已是之謂索祭

薑田案楚茨詩禮節皆有次叙其言祝祭于祊在前鼓鐘送尸在後山陰以為祝于祊謂尸已出非也

呂氏大臨曰不知神之所在故尚氣尚聲尚臭以求諸天地陰陽之間不知神之所在故于庭于室于祊以求之不知神之所依故有主有几有尸有幹以主之不知神之所饗故肆燔腥爓三牲魚腊水草備物以祀之矣

祊之為言倞也（注倞猶索也）

方氏慤曰索祭祝于祊于正祭之後而又索焉非強有力者不能如此故曰祊之為言倞也倞強也

薑田案此節歷言于室于堂于庭于主于祊以明求諸遠近之義此正祭當日之事即楚茨祝祭于祊之祊與祊之于東方指明日繹祭為說頗混疏訓正祭其說為的

禮器為祊于外故曰于彼乎于此乎

方氏慤曰設祭于堂言正祭之時也為祊乎外言索祭之時也言堂以見外之為門言外以見堂之為內祭言其事也祊言其所也謂之祊者祝祭求神以此

為所在之方故也且神無方也祊特人為之耳故言為祭必有所陳焉故言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于彼或于此而祭之非一日求之非一處故曰于彼乎于此乎

祭統詔祝於室而出於祊此交神明之道也注出于祊謂索祭也疏云出于祊謂索祭祝于祊故云索祭也

爾雅釋宮閎謂之門注詩曰祝祭于祊陸氏音義閎補耕反說文作橿云或作祊門內祭先祖所徬徨也疏李巡曰閎廟門也祭祊本廟門之名設祭于廟門因名其祭亦名祊凡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時既設于廟又求神于廟門之內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及詩云祝祭于祊注云祊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與祭同日也二是明日繹祭之時設饌于廟門外西室亦謂之祊即郊特牲注云祊之禮宜于廟門外之西室及禮器云為祊于外是也然則廟門內外皆有祊稱

蕙田案正祭有祊其文見于經傳者非一而其禮不傳今通攷經文約其節次總當在朝踐之節郊特牲云索祭祝于祊祊稱索祭乃是求神之祭求神乃朝踐之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祼鬯以求諸陰燔燎以求諸陽祊祭以求諸陰陽之間斯時事尸于堂薦血薦腥薦爓無有飲食之事固是尚氣且恐神之尚未憑依也故曰于彼乎于此乎至饋食則事尸于室以人道飲食之曰神嗜飲食曰神具醉止則尸實神所憑依而無恍惚求索之語矣何元子曰朝踐以前意在求神薦熟以後意在饗尸據此則索祭在朝踐時無疑矣

楚茨絜爾牛羊節是朝踐事執爨以下是饋食事而祝祭于祊在殺牲之下執爨之前此一證也祭器說祭于堂正朝踐之事而即繼之曰為祊于外又一證也祭統詔祝于室同文而彼則繼之曰坐尸于堂此則繼之曰而出于祊明一時事又一

證也但朝踐儀節已繁而又有祊祭一節其事必簡且經傳凡言祊處皆連祝爲說則此祭或但有祝告未必陳牲何氏以爲牲用求牛恐未的朱子經傳通解馬氏文獻通攷俱以祝祭于祊列于既徹之後似正祭畢而後行祊祭者恐非其序矣今列之朝踐之末觀承案祊祭有二分析最清其以正祭之祊屬朝踐之時尤爲位置妥帖一洗從來之蒙混行禮者乃可案本子做去矣

右祭祊朝踐畢

淮陰吳玉搢校字